國聞週報

第四卷 第一期

恭賀新釐

國聞週報社同人鞠躬

恭賀新釐

國聞通信社
上海總社
北京分社
漢口分社
天津辦事處
仝人鞠躬

天津大公報同人拜手

中興煤礦公司

[illegible]

金城銀行

總分行 [illegible]

天津 [illegible] 上海

漢口 [illegible]

[illegible]

本報發行部可也報費先惠在年內直接訂閱照八折（函購不折）

東南論衡第[illegible]期要目

十一月十八日

大司[illegible]……………………柳詒徵
[illegible]……………………[illegible]家
[illegible]……………………[illegible]
中國[illegible]……………………陳慶[illegible]
[illegible]……………………胡剛[illegible]
印度[illegible]……………………張世祿
江寧[illegible]記……………………蔣維喬
赴粵東中國科學社年會紀游……………………胡先驌
再答[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

本報每週一冊每星期六出版
本報零售每冊三分，預定滿二十期者，國內連郵大洋壹元，歐美各國大洋壹元柒角。

通訊處　國立東南大學東南論衡社

五尺各六元　每加一尺各二元

一尺以外每字四元

週報社特別啟事

本報近來篇幅日漸擴充材料力求精審謬蒙各界贊許銷路愈形增加茲為便利各埠讀者起見除原有各特約代理處外并向商務印書館特開訂閱代理獎約由該館總發行所及各處分館按照本社訂價代理寄售及預定本報事宜凡代訂本報由各季往寄及之處盡將商務印書館代理本報各地點列下

上海　北京　奉天　廣州　天津　廈門　杭州　漢口　重慶

商務印書館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各分館

漢口銀行雜誌出版廣告

第四卷　第四號

注意　本社特印半價券一千張奉贈讀者如要函索請附郵票一分當即寄贈以贈完爲止

定價　每冊一角五分半年十二冊一元六角全年念四冊三元郵費國外全年二元半年一元國內每冊二分五厘半年二角四分全年四角八分外埠每冊一分五厘半年一角二分全年二角四分（自取者免納郵費）

總發行所　漢口　漢口銀行公會內銀行雜誌社

外埠寄售處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部　行月刊社　中國大學出版部　景山書社

武漢寄售處　武昌　時中書社
　　　　　　漢口　武漢印書館

遠東雜誌第二卷九期出版廣告

本期材料優良印刷精美要目如左

價目　每冊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

總售處　北京前內文昌關十四號遠東雜誌社

代售處　京內外各大書坊

Dr. Huang's Medical Journal

醫藥學雜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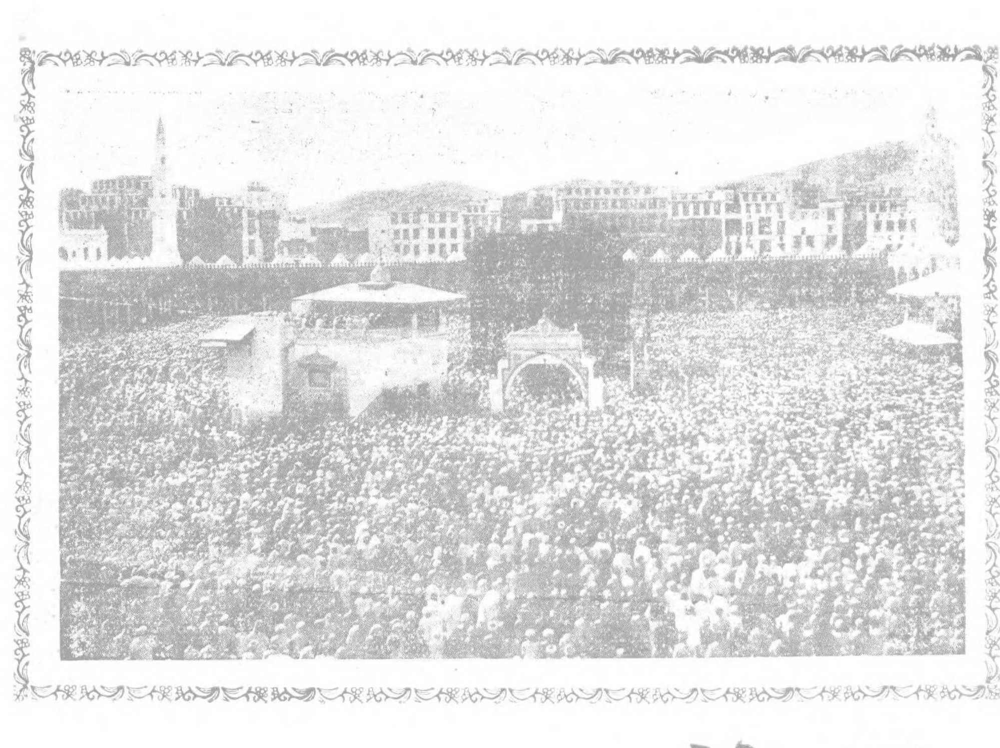
本雜識專介紹世界最新醫藥知識衛生常識發行以來已近十載其中著述及編輯者俱屬當代有名醫藥專家內容豐富趣適稱學識醫藥界不可不讀之書也

定價　每月一冊　零售洋二角五分
　　　全連十二冊　連郵費洋三元

總發行所　上海北京路九十六號醫藥學雜識社

國聞週報

第四卷　第一期目錄



回教徒十二月之大祝典

回教徒每逢十二月。多至麥加城參拜聖蹟。凡印度。爪哇。蘇門答臘。菲律濱。阿富汗。土耳其斯坦之教徒。及期而至者輒數萬人。服同式服裝。儀容極盛。子寬君曾譯其事。詳載三卷五十期本報。讀者可參閱之。

女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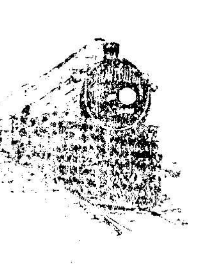
凌曉舫女士

凌曉舫李鏞冰蔣逸霄三女士均爲本報女記者。於文藝作品。極多貢獻。蔣女士因照片製版時間耽誤。未能列入。當於下次補刊。

編者



李鏞冰女士



中國新經濟政策

（前漢）

第一章 總論

經濟問題。在世界人類生活中。所占重要地位。吾人於古今中外宗教法律哲學歷史書中。與夫散漫之詩詞歌謠。雜見之名言俚語。相傳之風俗習慣。無處不可發現其全部或一部之關係。一一列舉。罄竹難書。自馬克司倡明（物質爲人類歷史真因）之說。於是研究物質關係之經濟問題。在人類生活中所占地位。遂可爲科學的說明。蓋承認人類之歷史受物質之支配。則舉凡人類生活中所有之事。無公無私。無大無小。無生無死。莫不受經濟問題勢力之支配。不欲動而自動。不欲止而自止矣。故物質二字。支配人類之勢力。充量言之。東方膜拜之天地鬼神。西方頂禮之上帝耶穌。皆將避舍讓席。蓋人類與物質分離。則人類先不存在。將不及問天地鬼神上帝耶穌支配勢力何如矣。明乎此。則知研究物質關係之經濟問題。實支配人類生活中唯一先決問題。自不待煩言而解也。

由是言之。一國家一民族。所以謀安濟而期發展者。凡百設施。均當根據於經濟政策。苟經濟政策不定。將失其支配之重心。猶如身之亡首。手足無措。衣之亡領。挈提無方。蓋生計不安。無所施其政教。衣食不足。無從責其廉恥。善哉賈長沙之言曰。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也。雖然。經濟政策。何憑而定。有史以來。聖賢哲士。勞思殫慮。所以詔我後人之制度典章。鴻文鉅製。汗牛充棟。洋洋大觀。而究以何說爲是。何策爲可。絕少歸宿之論。無衷一是之言。良以人類生活。因天然人爲之關係。隨時隨地。各有所不同者。在昔之是者。今或非。甲之可者。乙或否也。故

研究經濟政策之前。對於其所研究之經濟環境。不可不先行分辨清澈。熱帶之經濟環境與寒帶不同。寒帶之經濟環境又與溫帶不同也。黑紅人類經濟環境與黃白人類不同。而黃白人類中亦又各不同也。歐美國家之經濟環境與中國不同。而中國之今昔。亦又各不同也。甲地之經濟政策。不可施之於乙地。猶之昔日之經濟政策不可施之於今日也。故吾人欲研究今日中國之經濟政策。

第一。當知中國經濟環境。不同於歐美各國者安在。

第二。當知今日中國經濟環境。不同於昔日者安在。

就第一項言之。中國人個人經濟環境。與外國人個人經濟環境。根本上不同。在歐美個人對於國家觀念重。家族觀念輕。在中國個人對於家族觀念重。國家觀念輕。而家族之範圍。亦復大小不同。在歐美個人財產之權利義務。關於家族者。大都限於妻子。在中國。個人財產之權利義務。關於家族者。直系親族旁系親族。乃至戚友。舉莫不有一種法律的習慣的道德的財產上權利義務之關係。試舉例明之。歐美人財產上之收支。一爲對於個人。（含妻子在內）一爲對於國家。其他關係。皆非重要。中國人財產上之收支。一爲對於個人。一爲對於家族。至於國家則不認爲有重大之關係也。故歐美人在社會之地位。與中國人在社會之地位。迥然有別。易詞言之。歐美在社會上。凡對於國家個人負責任。中國人在社會上。除對於國家個人外。別須負一種廣義的家族責任也。綜社會全體而言之。歐美社會構造之精神。在使全部分子爲有力者。而極力縮小其無力分子存在之範圍。中國社會構造之精神。在使全部分子有力者與無力者並存。而極力保存無力分子恃有力分子存在之習慣。故無論有業者與失業者。有產者與無產者。在歐美與在中國。其經濟環境皆絕對不同也。因個人經濟環境之不同。而國家社會之經濟環

境。亦當然不同。隨應經濟環境構成之法律習慣。更當然有絕對差異。其差異之點安在。歐美之法律習慣。一以集富爲主。中國之法律習慣。一以均富爲主也。吾人研究今日中國之經濟政策。將以集富爲是耶。抑以均富爲是耶。此亟應先決者也。

就第二項言之。中國今日經濟環境。與昔日不同者。即物質文明潮流侵入中國以來。舊日經濟組織。不能不生極大之變化是也。中國社會構造之精神。已述於前。經濟上組織當然應與之適合。故五千年來經濟政策。以均富爲主。始終一貫。國計則主張藏富於民而不集富於國。度支以量入爲出。作則設施以與民爭利爲戒。民生則主張均富於社會而不集富於個人。農禁兼併。商禁壟斷。工禁淫巧。祇有個人經營。別無公司制度。專尚手工製造。不重機械工作。財產相續。子孫平均。易言之。因保存社會構造之精神。經濟上不能不取消極的發展。所有提倡物質文明進步的政策。歷史上未經採用。故五千年來中國經濟組織。未生劇烈之變化者。正賴此一貫之政策耳。乃近百年來。世界上物質文明進步之潮流。澎湃而來。中國國力復不能閉關相拒。中國經濟環境。遂不能不隨歐美經濟潮流爲變遷。於是經濟上發生若干之新組織。公司制度。機械工作。首先採用。而盡力於資本集中。國家社會。遂不能不捨均富主義而取集富方針。一步歐美之後塵。奚幸中國新舊主張。尚在雜揉錯綜之際。而歐美集富流弊。已至根本暴露之時。蘇聯首樹反抗之旗。歐美立呈披靡之勢。大勢所趨。影響所及。遂使中國經濟環境。更形複雜。中國式經濟政策。與夫歐美式經濟政策。已皆不適於今日之用。故吾人研究今日中國之經濟政策。又當以今日之經濟環境爲對象。不當以昔日之經濟環境爲對象。固勿待詞費也。

明乎此二點。吾人研究中國新經濟政策之先。首應解決者有二。一曰。物質文明之進步。是否容納。二曰。均富主義之精神。是否採用。特分別說明之。

(一)物質文明之進步。伊於何底。與夫其利害若何。在中國已往五千年之聖賢哲士。皆否認無底止之進步爲有益。故奇技淫巧。世爲厲禁。然吾人苟承認舊說。則對於世界學者所發明之「人類進化」「人口增加」兩原則。必根本予以反對。易言之。人類對於物質方面。不承認其有進化之要求。人口對於生產能率。不承認其有增加之事實。否則物質文明之進步。乃本此兩原則所必需者。非利害問題。乃事實問題也。故五千年來以人力阻止其進步之中國。一旦爲歐美潮流所衝破。遂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夫豈偶然而已哉。吾人以爲物質文明之進步。利害若何。別一問題。而事實上具有不可抵抗之力。則舉世之人。無敢否認者。故今日世界上。無論任何民族。任何國家。苟欲適於生存。則對於物質文明。祇有容納。絕無抵抗。經濟政策上。無論資本主義。共產主義。與夫各種社會主義。苟欲適於現狀。則對於物質文明。祇可積極提倡。絕不消極抑制。事實俱在。無煩列舉。然則物質文明進步最遲之中國。處此環境之下。其應自處若何。可以知之矣。故吾人以爲中國之新經濟政策。無論採用何種主義。苟無容納物質文明發展之可能性。則絕對無自保之力。國家民族。必不適生存。可斷言也。

(二)今日中國經濟政策應本何種主義。爲之規定。此問題之大。至可駭人。而世界上經濟學說。又復紛奇錯雜。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以馬克思一人學說而論。傳之德國者。異於俄。傳之俄國者。異於德。英人之奉其說者不同。法人之奉其說者又不同。以列寧一人主張而論。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以前與是年以後不同。今日列寧之黨徒。猶是昔

日列寧之黨徒而更作異論矣。故舉今日世界各種經濟學說與夫政策。而求其貫串實不可能之事。今世界國家。已無絕對之資本主義。亦無絕對之共產主義矣。舉世界各種經濟學說與夫政策。而列其差異。又實無終了之時。今世界國家學說已隨時變更。政策又隨時改動矣。吾人不得已。姑捨其各個之差異。而論其大體之歸宿。就客體方面而言其主義。有所謂資本者。有所謂共產者。有所謂限制資本者。其程度各有所差。就主體方面而言其主義。有所謂資本家者。有所謂國家者。有所謂社會者。有所謂國家社會者。其程度復各有所差。吾人捨其名而求其實。所可得而明確認識者有二。(一)偏於資本主義。即歐美近代以來所實行者。其精神所注。在集富於國家。集富於個人在政治上表現之名詞。所謂帝國主義是也。(二)偏於共產及各種社會主義。即蘇聯共產黨及各國共產社會各黨近年以來所提倡者。其精神所注。在集富於國家。均富於個人在政治上表現之名詞。所謂反帝國主義是也。兩種主張。是非若何。吾人若以中國五千年以來所本之均富主義。一為比較。自知優劣之所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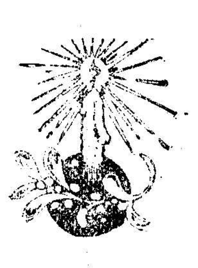
中國之均富主義。精神所注。在均富於社會。易言之。不集富於國家。亦不集富於個人。所謂社會者。合國家與個人而言之。國家不獨富。個人不專富。國家與個人求其均。個人與個人求其均。不許國家為大資本家。亦不許個人為大資本家也。不重視個性。亦不漠視個性也。

吾人須知以個人為大資本家。以國家為大資本家。支配全國經濟之意思與力量。均集中於少數人。前者集中於少數之資本家。後者集中於代表國家少數之政治家。全國經濟基礎。時時為少數人所搖動。例如歐美式政策。集富於國家集富於個人之結果。支配歐美各國經濟者。為少數大資本家與夫少數之政府中人而已。蘇俄式政策。

集富於國家之結果。支配蘇俄全國經濟者。僅少數之政府中人而已。一國家一民族全體之經濟狀況。其重心置于少數人之手。實一至危險之事也。吾人更須知以個人分子組成之國家與民族。經濟上之設施。一方應謀共同之發展。當然不可偏重個性。一方應謀各個之發展。又當然不可漠視個性。歐美近代之政策偏重個性。至造成特殊之大資本家。而來過激之反動。蘇聯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前之政策。漠視個性。致生產能率一蹶不振。不能不改行新經濟政策。即其明證。故集富於國家與夫集富於個人。吾人皆認為非以個人組成之國家與民族所應取之適宜政策。中庸之道。其惟「均富於社會」之一策乎。

雖然。歐美之所以採集富於個人政策者。欲兼以國家及個人集富之力容納物質文明之發展是也。蘇聯之所以採集富於國家政策。欲專以國家集富之力容納物質文明之發展是也。吾人不採集富政策而採均富政策。則此物質文明之進步。是否有容納之力。實為先決問題。吾人亦認此中國新經濟政策之精神。完全在此。易言之。中國五千年經濟政策本為均富主義。吾人所卓之經濟政策。亦一本於均富主義。而所謂新者。即政策中有容納物質文明發展可能性者是也。進一步言之。即使國家之力有容納物質文明發展之可能性。而予以限制。不令國家獨為大資本家。個人。力有容納物質文明發展之可能性。而予以限制。不令個人進為大資本家。俾全國富力均之社會。以五千年來相沿之均富精神。應用於今日物質文明進步之社會也。著者自信中國五千年來相沿之均富主義。實於近世各種經濟學說。有兼容並收之量。無畸輕畸重之嫌。苟能發揮光大之。必足以風靡世界。初不必喜新厭故。更不必捨己求人。謹書所見。質諸海內賢者。共商榷之。

（未完）



英國對華政策之變化

記者

英國對待中國。近兩月來。忽然改變其強硬而無理性之政策。居然承認中國之有勢力。考厥原因。良由中國國民運動之發展。足以表現新中國國民之精神。英人已覺悟其前此對華之高壓政策。無再繼續施於今後新中國之可能。故國內學者與政黨領袖。咸以改變對華政策為保持英國在遠東利益之急務。迨新英使藍博生來華。於其在上海之言談。以及赴漢考察之行動。已不啻明白表示英國決將捨棄其從來之崛強態度。而願另以平等精神。與中國國民相周旋矣。然而猶未有更進一步之正式表示也。及十二月十八日英代辦哇馬類在北京使團會議席上提出對華新建議案後。於是英國變更對華政策之眞意態。乃昭然若揭。各國對此。莫不予以極大之注意。中國則以該案關係今後國際地位。其利害得失。尤不容不加以詳愼之考查。爰就英國改變對華新政策之緣起。迄建議案提出後各國所表示之態度。詳誌於後。以供留心國事者之參考。

一 變化之由來

英國變更對華外交政策。**其最要原因。不外國內學者之鼓吹。輿論之督促。與各政黨提議之結果。而政府態度。則於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一)帝國會議席上。始作最後之決定。**據倫敦十月廿九日電云。每日新聞確實探悉。帝國會議各殖民地總理根據外相張伯倫之宣言。討論帝國外交政策。出席帝國會議之各代表。皆謂自新嘉坡築港計畫提出後。東方情形。為之一變。所以然者。即因廣東國民政府勢力。愈益膨漲。革命軍節節北進。廣州勢力既已崛起。英之遠東政策。遂不得不有所改變。不得不從新的方面調查新嘉坡築港問題。再定進行與否云云。此為英政府表示變更對華政策之第一聲。而同時英國學者如羅素者。已發表其對華新主張。羅氏曾著一論文。題為「中國之白禍」。犀利明快。得未曾有。即求諸日本無數之所謂支那通者。亦決無此種澈底痛快之文字。是文首述中國大勢。謂英人常詆廣東為赤化。實則廣東之赤。猶不足比於英國之「麥克唐」。祇可與路易喬治相近。廣東之利用俄人。猶諸東三省之利用日人。吳佩孚之利用英人。嗣卽攻擊英國對華政策。謂「現內閣成立以來。屢欲干涉中國。因顧忌美國。迄未實行。然仍望以宣傳之力。誘美國同意於對華干涉。果至如此。勢必引起英俄之戰爭。而結局且將英國在華之政治商業一切利益。悉令犧牲。從英國利益觀察。反對中國之國家主義。實為狂易之舉。此舉業巳毀壞香港。損失對華貿易。行之益力。損且益甚。若使題目甚大。則鬭爭結果。猶可博英偉之名。然事實上適得其反。吾人(指英人下仿此)所鬭爭者。悉為中國一切進步有識之事。所贊助者。悉為無識腐敗反對進步之事。質言之。鬭爭之目的。特在

於把持一大國家使匍伏於文明之下易受宰割支配而已。吾人在中國工人被日本資本家殺死之勞工爭議中。所謂奮鬭者。槍殺未帶武器之少年學生而已。吾人作戰。不過爲延長混亂。助長內爭而已。凡一切惡事。悉令保留。一切好事。碍其成長。此即吾人在亞細亞之地位也。此後更謂英國外交政策。自亨利八世以來。即採挑撥他人內鬨。而英國自居漁人之政策。此即所謂「勢力平衡」乃罪惡之尤者。最後一再太息痛恨於宣傳僞報之惡辣誤事。與外交人才之陳腐固執。甚以工黨執政時代不能刷新外交爲可惜。至謂「使吾而爲宰相者。當令許多外交人員。任外交部與印度事務部服務。支受全薪。長期休息。否則吾人所欲舉辦之事。必動輒受其阻撓也云云。觀羅素此文。則**英國智識階級不滿於英政府對華壓制之舊政策可見一致**。至于輿論界及羣衆心理。亦皆主張公論。督促政府變更對華方針。以謀今後英國在遠東之福利。十一月十五日倫敦觀察報論中國時局云。刻下對於中國所謂非法稅率抗議之說。紛至沓來。實則毫無價值。謂西方各國須堅持定念。須知中國舊條約之時代已經過去。而成陳跡。且將永去不返。以印度而論。雖在英國統治之下。且已自由享有關稅自主。則中國享有此項同樣之權利。自不當予以否認、爲西方列強計。其應採惟一政策。即當本此精神。於無論何處。尋得中國之眞正當局。且不論以何項政治相號召。即當與之接洽。包爾什維克主義之說。足以淆亂聽聞。使中國問題。爲之誤會莫明。猶之乎其能混亂英俄間之關係也。中國雖然在禍亂相循之中。然其數千年歷史。有金城湯池。足以反對共產主義。及帶共產色彩之政策。中國政策在表面上有共產主義色彩者。其在根本上皆國家主義。西方各國於空談主義時。猶未嘗有眞正自信力。而東方則國家主義已經產出。且在發榮滋長之中。舊時代之秩序已歸消滅、俄國瞭然於此。故能利用其知識也。十一月十七日倫敦財政時報載「中國之危機」一文。有前財政次長赫爾登楊氏云。南方國民黨在中國全國之管理建設力。據最近消息。斷非不可能者。結果 必使地土寬大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之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亦猶如現時孤立之俄國。成一疑惑嫌棄之境界。若然。則信用之根基必被破壞。國家貿易必衰退。又謂英國最好政策。須接近廣東政府。予以一種程度之承認。並設法引導廣東 政府 離開孤絕之途徑云。又十一月十九日民主主義聯合會 之總行政會。在倫敦舉行大會。討論對華問題、國會議員崔威廉氏提出下列之議案。馬龍恩氏表示贊成。遂由全場通過。該案內容如下。本行政會對於英國在華政策近日之發展及華人善意之變遷異常關切。對於萬縣慘案尤表惋惜、並認應即設法。將中國領海內之所有英國戰艦。悉數撤回。蓋該艦等之存在。實足危害吾國 指英 僑民之生活、不能以言保護。本會茲特發表宣言、即英國應當首先承認廣州之眞正的政府。並應拋棄所有與中國獨立衝突各種之特殊利益與治外法權云。國際婦女執行委員會。亦於十一月十九日在倫敦開會。一致通過下列之議案、本會承認中國現正經過國家的大競爭。本會主張於不能運用嚴格的合法要求時。英國政府應採左列三項。(一)英國對於中國戰爭之任何方面。不得以金錢或借款或軍火從中干涉。亦不得允許本

張伯倫

國人民從事干涉。（二）英國應將長江及其他中國領海內之英國戰艦。悉數撤回。如遇必要時。亦可將英國僑民。移至他處。以謀彼輩之安全。（三）英國應聲明願與華人締造以平等爲基礎之條約。並將治外法權及中國關稅管理權拋棄。須知按照凡爾塞條約之規定。德國在華所享一切條約上之權利。均已取銷。結果德國僑民並未受得重大影響。反與華人之交接。大見進步云。又十二月五日倫敦電云。近英國對於中國問題之議論。實喚起從來未曾有之一般注意。本日有數十萬人之對華和平論者。提出一全體署名之請願書。於英首相鮑爾溫氏。痛陳對華和平政策。又勞動黨發起反對對華武斷政策之運動。於各地大開演說會。其反對氣勢極張。今日且有勞働黨議員藍斯貝於反對對華武力干涉演說會中。攻擊英國目下在上海漢口等揚子江沿岸。帶軍事行動之準備。其洪蒲之論中有謂「與其派遣軍艦。不如將在華英人一律退[illegible]華境。今若實行下院武斷論者之干涉政策。勢將使東洋完全化爲大戰之漩渦。彼中國早已不肯默視白人之掠[illegible]。良有以也」云云。又同日葛溫君。在倫敦星期觀察報社論中。鄭重聲明目下中國之運動。實爲國家主義而非布士維克主義也。並云張伯倫爵士。係被反動派之建言。及恐惶之

新英公使藍博森氏



計畫所圍困。致不得已而採取礮艦政策（即武力政策）以反抗中國國內民衆運動。用和平政策。雖然有各項之障碍。而由國民所發生之進步終久必能證實爲全世界歷史上一種遠大企圖之運動。倫敦星期報社論亦聲稱不問吾人是否當意。目下中國國民極力進行之國民主義的感覺。誠爲不可遏止之進化的勢力。且俄國必然盡其所能以利用此項運動無疑。但此項運動。原不由俄國而生。實爲國民自覺力發展之明證。該報力勸英政府於此際仍須繼續進行其緩和之政策云。至倫敦一般輿論。關於對華政策之立言。雖議論紛紜。然歸納言之。大致可分爲兩派。（其一）力陳廣東派與國民軍受俄國之指揮。其設房是使中國赤化。故此際有取強辣手段以對付中國時局之必要。（其二）則以廣東派與國民軍不過利用俄國。因而縱彼等一旦支配中國全局。絕不足畏。尤以中國國情而論。乃一必輸入外貨之國。觀過去一年間中英間之貿易。雖盛行英貨排斥之舉。而其結果反表示英貨輸入之增加。故以爲對於新駐華公使藍博森氏有訓令其應接近粵派之必要。此二說中。第二說漸次抬頭。大有普遍之勢。此外關於俄國之援助粵派及國民軍。謂其目的不在赤化中國。而在將英國之勢力自遠東驅逐。使英國受莫大打擊。此說甚盛。同時對於俄國援助煤鑛罷工問題。亦盛言其目的在倒壞英國產業及政治之組織。從此英俄關係將愈益惡化云。此英倫輿論界之情形也。其英人在中國所辦之報紙最足代表英僑之意向者。厥爲上海之字林西報。其反對民黨蓋十餘年如一日。未曾略有變更。而自新英使藍博森到滬後。該報十二月四日之社論。乃大變其論調。則藍使此行影響之重大。更無可諱言矣。

該報云。英公使藍博森昨日赴漢消息傳出後。多數人對之。必表示欣慰。

藍氏此行之目的。以吾人意見度之。當欲作一實地觀察。而廣東政府方面。亦可借此機會。與英國之政府代表將種種誤解消除。且漢口官吏人民之有思想者。觀此事極爲重要。在商人方面。以近日之商業遲滯。極希望藍氏此行。能將所有阻礙解釋。以上所講者。雖未必盡然。但無論如何。吾人認藍氏赴漢之行。實甚重要。現在中外人士。多信南軍能於數月內將長江以南之各省佔領。惟此後南軍是否仍繼續北進。則無人敢預測之。中國南北人民。頗有一種界限。故南軍若仍向北發展。似不如以前之易易。惟南軍占有長江以南後。當可運用其政治手腕。如該時尙有人以其爲革命政府以推翻北京政府爲目的者。吾人當謂其思想至爲幼稚。此種思想。在十年前猶可認爲一種理想。而在今日情形之下。必無是理也。自滿清退位以後。廣州已事實上不承認北京政府。故廣州政府。每自謂爲人民之政府。觀其歷來政府人員之變遷。大不如北京之頻數。即此一端。所謂代表人民政府之說。似有幾分可信。此乃事實具在。並不謂廣州政府之好劣而言。所以廣東政府將不日移在武昌之事。極爲重要。吾人不可忽略之。以現時各國之意見。凡要求各種權利及取得各國承認之政府。當先負各種責任。所謂廣州政府之左派。是否有佔據教會私產及鼓動排外之事。吾人先不談論。然此事亦不能謂爲無因。中國之民意如何。吾人亦暫不過問。惟外人是否爲帝國主義者或壓迫華人者。亦無可證明。但因有此宣傳。故華人自然有打倒外人之意向。外人本欲以善意援助中國。今乃受此排外之悲痛。在有人爲之鼓動之時。自然將施以報復。國民黨既將所有外人。施以種種限制。不曾將外人之生路斷絕。此爲外人所不能堪者。譬之人之被毆。還擊乃人之恒情。今日華人與外人所生之糾紛。其故亦不能出於恒情之外。固淺而易見者。今日外人之所要求者。不過祇保證僑民之安全及商業之無阻。所謂反對國民政府之說。實無此意。在廣州政府方面。吾人深信其中有人願盡此項義務者。但不幸者雙方皆無人肯發起此事耳。此次藍博森氏赴漢之行。或可有成就此種機會之可能。在此數日內。雙方可否彼此停止攻擊數日。以待兩方面詳細將此事考慮。就學者及輿論界。均一致希望英政府改變其對華政策。既如上述矣。而政黨方面。對此尤積極主張。更**足以表示英國大勢所趨。雖欲保存其舊式的外交方針。不可得矣。**政黨中主張最烈者爲工黨領袖麥克唐納爾及自由黨之喬治二氏。據十二月四日倫敦英國前首相喬治在自拉福德演說。謂華人現在所奮鬥者。只爲求得任何自由及自尊的國民所有之基本權利。喬治極希望英國應以正義對待中國。又同月六日電。前總理大臣麥克唐納爾發表其意見。謂廣東政府已到英政府承認之時機。彼意時機已至。列強應坦白承認新中國已產生。無論蘇俄在廣州之勢力或在他處如何。此事要立於一較次地位。吾人須保護吾人人民生命。但此須表示吾人非採取侵犯政策。且預備防衛。尤須同等的活動。達到與廣東政府協訂關稅及他爭議之條約事件。麥克唐納爾並表示對於藍博森公使之熟悉中國情形。及其機警。甚爲信任云。十二月十日。英國自由協會開會。對於中國現勢。通過以下宣言。自由協會同人認目前中國情形雖甚危險。然此乃華人內政。英國毫無干預之理由。華人現正竭力改良政治。外人在中國兵船並軍隊。可以全行撤退。因各國在華軍隊。並砲船等。並不能實行保護外人生命財產。不如自行撤退。倘有事件發生。完全爲華人是問之爲愈也。再者英國在華。無論何方面。皆不可借貸款項。或供給槍礮。以免內亂延長。該宣言並云。自從德國與中國

訂立平等條約以來。德人之在華經商傳教者。一切進行。毫無妨礙。亦無意外事件發生。以此觀之。英國可以撤銷治外法權。以保英人在華之商業云。綜觀上述。英國全國輿論之趨勢。與學者政閥。皆一致主張政府變更對華政策。已至爲明顯。**顧政府之態度爲何如乎。則於英國國會中討論中國情形之問答。可知之。**十一月十日工黨巴木爾爵士。在上議院於詢問中國消息時。督促英國政府運用忍耐之大規模步驟。努力增進溫和政策。並竭其力之所能。對於中國商業上。實業上。經濟上之情形。不加干涉。因其與大英僱工者有重要關係。包爾溫君答復云。英國所抱之政策。全以解除合法華人之怨憤不平。及適應[illegible]國華人所提之合法要求爲歸宿。目下之困難。其重要原因之一端。即華盛頓會議之決議。未能如該會當初預計。速見實行。而批准該約之耽延時日。亦實質上原因之一端。倘有人應負此咎。固斷斷乎非英國也。包爾溫君復云。英國甚以與中國公衆敦其睦誼爲懷。但該社會公衆。並無一個代表。可由吾人與之交涉。故欲實行汲汲以求之溫和政策。而見諸實施。安有可能乎。北京政府對於外人之屈抑不平。本允爲昭雪。其奈無權執行何。倘中英兩國代表能開誠布公以談判。則兩方意見。在主義上決無衝突之處。不難發見。以目下



魯易喬治

暫局論。無論如何。不能不有一番謀畫。總以不侵害中國之完整。自治之發展。或對外之組織。然而此謀畫。實有些特殊性質耳。包君云。此種謀畫甚易由吾英人及華人將其辦到。但非俟中國自身將其內部整理妥當。不論由英國或其他西方強國。或列強打成一片。直無實行滿意之政策之可能也云。十二月一日。衆院又爲中國問題大加討論。某工黨議員詢謂粵軍之紀律。是否比其他軍隊較佳。此問題發生時。全場大笑。張伯倫謂彼實不願對中國之各軍發表意見。然同時不可以爲粵軍較比他軍爲劣。張氏謂彼欲在粵軍範圍內之英人代表。對於各事。應與該處當局以友誼之精神辦理。即漢口之英領。亦曾將此意訓告云。又十二月七日路透社倫敦電云。下議院開上下兩院議員聯席會。足徵國會對中國問題之注意。茲會由希爾吞楊主席。有前任上海英國商會書記之古爾君。甫自上海歸來者。提出一種宣言書。說明中國地位。中國協會之李佛君。則建議英國政府所應執之方策。略謂在華之英國外交代表。應通知廣東政府。如果遲將所管區域內平和（秩序恢復）停止一切對外之排貨與罷工。則列國可予承認。北京廣州應同時受通知。謂若果南北有負責政府產生。現行條約可以改訂。惟未改訂以前。應要求其承認現行條約。且也從一九二八或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或其他相當日期起。南北均許關稅自主。而政府在過渡期間。應採取廢止國內稅課之必要手段。最後更聲明如果南北政府均抱同一希望。則列國政府準備今後取銷現在在外國租界給予華人之藏匿權云。觀於此。則知英國對華新政策。實經過許多討論而始發表於外者。其事決非偶然也。

二　變化之表示

英國對華新政策之非正式表示。最初見於新任英使藍博森在英倫演

說。先是十月十四日倫敦中國協會為藍博森開餞別會。氏演說。一再致慰於僑華英人之忍耐態度。而於「中國之事惟中國人能自决之」一點。反覆聲述。以示英國對華嚴守中立。不干內政。更重言以明之曰。「華人當知英國非侵略之國。在中國非有何等政治的野心。英人所望者。惟和平與安固以及合理之商業條件而已。條約非一成不變之物。但須以雙方合意變更之。苟中國有可以負責政府與英通議。則華人當知英國實具滿腔好意。且實延頸以俟其機會之到來也」云云。斯言固足以宣示英國之新中國政策。又為英國最新態度之說明者也。藍博森氏到上海後。於其十二月三日在英美華各邦人士組織之協和俱樂部歡迎席上。又作其自到華以來。初次對公衆之演說。當時該氏云。彼之來華。係秉有公正思想。且希望一切環境均呈公平之象。英國在華帝國主義之說均屬子虛。英人之所希望者。惟有准其安然生活及通商於此間而已。保維樂氏代表美國人士歡迎蘭氏致詞云。彼輩對於該公使之在上海視察所見及將往漢口南京等處。於其駐節北京以前。極為歡欣。因在北京已有十數名之外交家之名望已蒙損失云云。以上為非正式之表示。而正式之表示。則為十二月十八日英國駐北京代辦公使向外交團提出說帖。具體而明瞭。該件曾由路透社漢譯。然譯文中頗有隱晦不明之處。茲參照原文。補充加以訂正。較易了解。此文如下。

〔一〕過去相當期間。帝國政府以不勝憂慮之情。注視中國之時局。是項憂慮。想五年前集會於華盛頓之列強。當與同感。就彼時中國情形。考量各國政府間與中國政府代表相與決議。謂今後各國政策。當一本於數種原則。即保護中國領土之獨立完整。提倡中國政治經濟之發達。整理中國之財政。又同意於許中國加增相當關稅。使得相當之收入財源。更決議設一委員會。審核治外法權問題。以冀改良現行制度。滌除舊習。一洗積弊。使得撤銷中國主權上不必要之限制。

〔二〕不幸關稅會議四年未開。而四年之中。形勢益壞。內戰不已。北京政府之權力凌夷。殆至於覆滅。於時廣東之有力的南方國民政府乃决絕的對北京政府之代表中國交涉立約。挾持異議。此種內戰分裂之形勢。中央權力之頹喪。自關稅會議開幕以後。繼續而又加甚。卒至因可與商議之政府。已不復存在。而商議乃歸終了。

〔三〕於時法權委員會工作終結。提出報告。而吾人於茲因中國之不統一。復遭同一之困難。蓋報告書內有許多建議。可以立即見之施行以為改良司法之用者。本處預想中國有一全國一致之政府。為之完全執行也。

〔四〕在所有內戰之中。帝國政府向以力避干涉交戰的黨派或敵對的政府為一定之政策。雖內戰結果。秩序破壞。中外商業。同受大害。然帝國政府決不與任何黨派。用任何方法。予以聯絡或反對。帝國政府信列國亦取同樣態度。而在現在與將來。又舍維持此態度外。無他道也。

〔五〕因是中國今日情形與列國在華府條約時代。所遭遇者完全不同。就現在之混亂狀態言。雖以種種地方的談判與各地當局有所協定。各國終不能用更大之規模。實行華府會議發動之條約改正事業。或解決外國人在華地位之諸般懸案。惟中國之政治的分裂。已有強有力之國民運動。隨以俱來。其目的在於使中國自躋於列國平等之域。而此項運動若不能得列國之同情與了解。又決

非列國對待中國之本意也。

（六）本政府於通盤局勢愼加熟計後。對於締結華會條約各國現應如何作爲。將其妥愼周詳成就之意見。陳述如下。本政府建議由各國政府發出宣言。敍述時局之主要事實。並聲明情願將修改條約問題。及其他尙懸未決之問題。俟華人自己立有政府時。即行與之交涉。且願以符合華會精神。而參合現時時局變更之處。加以發展及變通之一建設政策辦理也。

（七）本政府擬議。此項共同宣言。須釋明其建設政策。意欲迎合中國國民合法之願望。並廢棄中國政治經濟非賴外人指導不能發達之見解。於中國自定國定稅則。一經宣布。則須即承認中國關稅自主。更應特行辨明決無意於強將華人不願之外人管理加諸華人。惟同時須請中國尊重文明國家應有之尊重條約的最低限義務。毋稍懈怠。但列強應承認中國要求修約之切要公允。並承認在現狀之下。以新易舊之條約談判進行困難。是以應當改正其向來嚴格解釋約文之傳統的態度。在此或將長久延長之不安定期間。本政府以爲列國惟有採取一種注視的態度。努力使發展之形勢與實際情形相吻合。庶乎最後修約之機會到來。而至少有一部分在事實上已按照滿意的徑途修改成功矣。是以賢明之策。在將任何些小事件亦提抗議之政策放棄。而於有重大關係時。出以協同抗議之動作。蓋如果中國有完全取消其應負之義務。或侵犯僑華外人合法而重要之利益時。則應由列國聯合。提出有效力之抗議。宣言之中。應表明列國已準備以同情的精神。考量任何地方中國官吏之合理的提案。即令與條約之權利嚴格規定相反。祗須中國方面對外利益有公道與相當之待遇。無不可爲體諒之考核。更應表示力求維持中外協和之政策。不必更要求或等候先見强有力中央政府之成立。

（八）上開政策之大綱。本政府切望各國允爲取納。並以之援用於現時局勢之事實焉。其以上第三段內提法權調查會報告書內之建議中。有某某主張且有其他某某改善事項。該報告書內雖未論及。然總可謂歸于與治外法權有關各事項範圍以內者。即在現時局勢之下。無須遷延即有見諸實行之可能。惟有一端尤爲緊急者。本政府以爲各國政府應行現即從事進行。即竊謂應行對于關稅會議未能履行各國對華五年前所應許稅項之增加。所造之惡果。力求挽轉。即主張各國現即對於華會附加稅。予以無條件之應允。

（九）于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在華會簽訂之關稅稅則條約內。各國應允中國準許關稅某項之增加。（俗稱華會附加稅。）其用途與額度。則聽特別會議之議決。而所謂特別會議者。乃於遷延將及四年之後。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北京聚會。今已大體上可謂絕對失敗之關稅特別會議是也。其所許之附加稅。未曾允行。蓋因中國委員團於三月十八日開會時。關於中國政府擬自行支配此項附加稅入欵用途。期免疑慮之聲明。未得各外國委員團認爲滿意。

（十）所以然者。彼等（指各國）準備以唯一之條件承認附加稅。即在外人監督之下。而以大部分供無担保債務償還之資金是也。本政府自始即反對關稅會議涉及此項無担保債務問題。於一九二三年初間以密函詳陳此意於四國銀行團內之列國。誠以華府會

議之意旨。在於扶助中國經濟財政之進步。將以鬆緩其外力之支配。非所以加重之。今若此是直破壞華會之目的也。且也華會提議退讓各端。無非為有益於中國起見。附加稅應用之主要用途應屬於生產之目的。如鐵道之建設。以及長久利於中國全體之各種經濟改革。是其例也。在是類改革中。最有希望者。當為廢除厘金。此固在條約本身早已明白規定者也。

(十一)或謂整理外債。足以回復中國信用。實為中國永久之利益。夫使有一力能支配全國之政府。則此說有效。自無可疑。然在中國今日則整理外債。祇足使偶然在北京得勢之一派。利用之以重新其破壞的不生產的借債而已。故無担保債務之整理。雖該債欵內有本國人民與有直接利益關係者。然本政府亦反對以之作為關稅會議目的之一。

(十二)至於將無担保債務之整理。列入關稅會議應理事項內。又有一弊。而遇各國承認中國關稅自主之原則時。此弊卽行顯出焉。蓋在彼時。關稅收入之管理問題。因之立即湧現。而成一緊急之問題。究所主張將因自主而增加之稅收。亦併歸入外人之監管。本政府深抱疑慮。當一九二一年時。各國對於華府會議所企謀之利濟事業。要求其妥為履行之担保。尚無足詑。而在一九二一年所能行者。迨至一九二六年已無實行之可能。蓋中國今日無論裁厘還債。皆不復更能容忍外人之干涉。而列強聯合以强中國承認其所不願承認者。實完全與華府條約之精神及英國自來之政策相背馳。同時本政府以為履行逾時如是之久之華會應許各節。係為萬不可缺之事。故於本年五月二十八日。為答復美政府關於本政府對關稅會議之態度。究係何若之訪詢。經備現特抄附之節略。主張由各國免為任何欲索担保或條件之舉。而對於附加稅課。即行准許征收也。

(十三)以上之主張。因會議之延解。各國對之未能出何動靜。而本政府當發起該主張之時。所經預料必至之時局變化。於是突然果行實現。即經由粵省以藐棄約章。於該埠外洋貿易上加征某項稅欵。廣東在事實上已於漠視條約之下。攫取華會所許之附稅。本政府為保持各國協調計。不得已為新稅聯合抗議。然其心固不認此為應付現局之正當政策。而表滿足也。本政府在關會中。未能從早力持此議。殊以為憾。然於今猶未甚晚。本政府因此極力勸說各國應即允許全中國實行華府會議之二五附加稅。且希望由此可使廣東進於合乎軌道之基根也。

(十四)大致反對此主張之主要理由。當不外謂按之嚴格的論理。此事直等於條約之破棄。然核諸事實。斯說理由。殆不甚充足。蓋今日基本事實。為從任何方面皆當承認各條約為過時之物。而華人為改約運動者。內實感於分裂之無辦法。外實感於列國一致同意之難求也。邇來變通一八五八年稅則舉動之意見無効。卽為難得各國贊同之最近例徵。本政府亦知條約尊嚴之重要。惟信欲維持此種原則。實莫如容納華人平等的要求而同情於條約之改正也。

(十五)查華府會議九國條約第七條。各國有完全而坦白的通知商議之義務。本政府向所履行。且不惜犧牲。已見以保持列國之合作。緣是本政府將此後可為依據之政策。述其大體以告各國。亦猶是意也。決料各國政府定能同感本政府本華會條約精神對待中國之

切願也。而欲得此精神之妥見實現。莫若取行現行陳述考核之政策之意。並望各國政府予以贊同。是所切盼。

(十六)再照本政府之意。此項新策似以對於華會附加稅立予無條件之准許。爲企圖付諸實行首先應行之步驟也。然爲使加增關稅避却犧牲甲方以助乙方。更延內亂之誤解起見。本政府認爲最重之點在於不附條件允許之。亦不必由各稅務司解交上指定之關款存放銀行。所有附稅之收存問題。應概由中國該管當局隨時決定。其各國政府對於華會附加稅是否允肯以無條件准許之處。本政府尙望儘早得獲聞知也。

二　美日之觀察

英國提案關係各國對華政策甚鉅。各國當然有許多反響。惟外電所傳多嫌簡單。容後另篇彙集。今就**美國日本之代表的意見**錄誌如次。亦足証此案之重要也。

(一)美國　十二月三十日天津大公報載二十九日美國有力者某君談話云。英國此案。不無**矛盾衝突**之點。然彼有國內關係。不容不有所表示。此點吾人蓋深諒之。綜合全案有三點最爲明瞭。

一。不再堅持中央有力政府主義　英國自前任公使朱爾典與袁世凱相結託。專以扶植強有力之中央政府爲務。其政策垂十五年而不變。中國至今受敝於該政策者深矣。袁固不學無術。朱爾典之爲人亦然。袁之腦中爲德國式之軍國主義。朱爾典特欲利用袁以扶植英國勢力而已。其實　**眞正之中央有力政府。在中國爲不可能。中國前途終繫於聯省式之省自治制度。**英國至今日方覺悟十五年來政策之錯誤。此實值得贊許者也。

二。反對整理無担保外債　英國反對整理無担保外債意思極爲鮮明。易辭言之。反對日本而已。關稅會議之不能成功實亦日本無担保外債作祟。蓋英國始終不願承認此事。故寧聽其無結果以爲快也。自美國方面言之。借債還錢。終是正理。西原借款固是浪費。然中國歷來借款。除修鐵路外。其非浪費者有幾何。浪費是一事。借款又是一事。不能謂一方浪費一方便不應受償還也。且西原借款。已成爲日本國債。非有整理辦法。終是不了。　**中國六七年來內爭不絕。考其內幕。何莫非與西原借款有關係。敢言此項西原借款案不爲了結。中國內亂終無已時。**英國反對整理實無多大理由。因英國終無力量可以取消他國債權也。至美國則於關稅整理外債向所贊同。此爲與英國不同之點。

三。主張關稅附加稅地方支配　此點英國意思亦甚明瞭。然**美國自始不贊成**　因如此直是助長中國內亂尤以上海一處爲各方之所必爭。蓋關稅三分之一。以上皆在上海關也。美國公使馬慕瑞前曾於赴菲律濱之便往廣州商洽。迄未表示同意。

以上三點爲英國建議案中最明白之意見。於此最當注意者英國　則曰各國協同動作。再則曰向各國獻議。而考查國際形勢。則　**日本反對**　英國提案固不待論。**美國不願中國南北分立**不願外交地方化。又於否認無担保外債之整理一層。不以英國主張爲然。故此次**或竟日美取一致意見以對英國。亦未可知。**

法國則忌嫉英國旁若無人之態度。衷心亦有所不欲。是英國提案。未必能使得各國贊成。英既標榜各國協作。苟商量不好。決不能單獨實行。結果。當不外延擱下去。而英國則可以各國反對爲口實。對中國人告無罪。以買華人之歡心。移轉其反對之視線。而實際上英國固有利而無害。蓋等於口惠而實不至也。但外交之事。決不能如此簡單。逆料倫敦巴黎華盛頓東京間談判必甚忙碌。要非短時期所可解決。而茲事體大。北京使團會議決不能作最後之決定則不難料定耳。

△日本

北京國聞通信社記者於十二月三十日訪晤在京日本外交界負責之某要人。即以日本之態度。紀其談話大要如下。

略謂近日外間傳說日本對英國提案頗持反對。似非真相。日本在英案根本上。固無反對之意味。日本方面。尙以其舉示之範圍太小。而希望有更寬大者。英案全部由日方觀之。可分前後兩段。前段主張。確是寬大。而後段主張較之前段精神不能一致。且有矛盾。譬如佛教中之大乘與小乘。茲姑就此言之。第一。日本對提案前段甚表贊同。非但贊同。且有進步之設想。以爲英案主張。尙不免係消極意味。應有更進一步之趨向。蓋日本在關稅會議法權會議早有較進步之積極主張。惟時各國因意見不一。未能全部採用。僅法權報告書第三款內之規定。係容納日本之意思。關會中日本亦爲關稅自主之提議。因各國意見不同。未卽完全實現。足見日本對中國早有進步積極意思。特各國尙不免有抱消極者耳。第二。英案中不主張小題大做的抗議。日本亦有同感。且事實上早取過此種態度。如南北戰爭時。日本輪船兵艦及人民。時有被擊傷之事。而日本並未小題大做的抗議。僅取通融辦法。逕與地方接洽。從小的方面去做。故各問題均已多數按照此方針解決。可見此點本與英全然同一。且施行在先。故對提案前段殆完全贊同。至於英案中關稅之點。自日方觀之。似應將海關行政交還關稅自主。同行提出。日方對此早已想及。但不知英國果否想到此點。甚有疑義。願自英案表面觀之。則似未之及。有智識之英人似宜注意於此。因中國關稅非如此不能得有良滿之結果。其二•五附稅所謂得由地方當局自由支配。較之前段精神。不當有霄壤之別。此段甚有研究餘地。緣關稅辦法須視中國輿論。而現今中國輿論。似有懷疑認地方自由支配。足窒礙統一之實現。日本對此尙須研究及觀察中國輿論後。方能定其態度。以日方觀之。英案二•五稅徵收問題。或可爲地方實力派贊成。按之中國人民希望。二•五稅徵收殊無大利益。英國必求如此。則於根本上之五分稅何不亦由地方自由支配。庶足與前段主張相符。英果至此程度。則日本亦當加以考量。以是而言。日本非不贊成英案。可以瞭然。日方觀之。英國自巴黎和會以後。對華政策已漸變易爲寬大自由。但無機會表現。此次提出此寬大政策。一掃干涉主義。日方當表示甚大之敬意。並盼望英案推廣其意義。得各國之贊成。得徹底成功。以副中國人民之願望云云。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從十二月廿四日至三十一日）

本報向有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與社評兩欄。茲爲閱者易於了解國內外大事起見。將兩欄合編爲一。夾敘夾議。以引起閱者興趣。此外別設「每週大事日記」一門。按日紀錄。以供日後考查之用。當爲閱者所許也。　記者附誌

一　國內之部

北方政局

本週間北方政局之可以注意者爲奉張入京。先是奉張自入關以後。久有晉京之意。爲左右所尼。會顧閣支持甚苦。亟亟求去。北方實力派現以奉張爲首屈一指。權位所在。責任隨之。中外之人。注視奉張。冀其解決閣事。爲北方別立新局面者。望之綦切。在奉張左右自張學良以次。主張維持顧閣者。頗爲不少。謂北方政局。非俟軍事解決。不能想出辦法。顧既熱心維持地位。不如任之。好在顧固不能爲善。亦不足以言其爲惡也。乃靳雲鵬殊以一出組閣爲快。適其弟雲鶚在河南有相當實力。而對吳子玉則怏怏觖望。有暗通黨軍之說。黨雲鵬者。乃以用鵬收鶚之議進。張以爲然。事垂定矣。張因於二十七日入京。將着手解決閣事。靳則擬於三十一日入京。爲登台計。詎吳子玉處於二十六日下令免雲鶚職。二十七日已將靳部分別繳械改編。雲鶚即罷退。雲鵬所以自重者失其憑藉。因有取消前議之訊。顧閣復轉有倒而復起之象。事之詭幻。誠無過今日者也。在雲鵬運動組閣之先。奉方要人對靳持反對論者大有人在。最重要之理由。爲靳氏弟兄不爲吳子玉所喜。如用靳則吳張合作之局立破。而靳之爲人。非可安心受人支配。如畀在手。前途變化。且不可知。以段合肥待靳之厚。猶不免爲所反噬。張靳交誼。夫豈足恃。爲此說者如楊宇霆張作相鄭謙等皆不爲張所許。鄭且以此自請罷斥。靳以何法能堅張之信如此。殆無人知其隱。又靳將組閣時。對於登台形式。亦多討論。大抵有上中下三說。上者居於安國軍總司令之上。然尊而不親。弱又不可得尊。則有以中說進者。謂用推



因反對靳閣辭職之鄭謙

舉安國軍總司令之法。推翻組閣。如此則與奉張平行。然此法第一各省未必肯爲推舉。蓋徵求意見之電發出數日而猶寂然無聞。其爲不妥灼然可覩。第二總揆倘可推舉閣員。將以何法產出。於此乃有人主張下說。謂宜自位於安國軍總司令之下。由張任命。則雖親而不尊。猶可顯總司令之聲威以組閣屬。是說雖不爲靳所欲。然實際已非此不克出台。誠不料乃弟失官。竟令乃兄大受其累也。北方政局之不足以有爲。乃赤裸裸的事實。不能爲之諱飾。亦無法爲之諱飾。如果奉張挺身而出。自任中樞。尚不失爲一辦法。若主持其實而又避諱其實。則結果人人皆有代人受過之冤而最後受累者仍惟奉系耳。

東南戰事

本週東南戰事。頗有進展。第一爲魯軍集中安慶。虎踞南京。孫張盛傳北旋。實則仍在金陵坐鎮。惟褚玉璞以二十九日南下。傳將赴寧指揮軍事。而換張宗昌回濟。第二爲孫傳芳部孟昭月已代盧香亭督浙。盧且怏怏回津。對人表示。大不滿意孫氏。孟爲孫之親信。資望去盧香亭不過一間。此次熱中浙督地盤。力主急進。遂於二十三日入杭。然陳儀部第一師。實已與第三師周鳳岐合作。自二十五日以後與孟部隔江相持者厥爲陳部。陳本人則赴寧辭職。蓋已不能再幹矣。孫亦知處境艱難。故表示頗爲悲狀。且下令通緝蔡元培褚輔成王紹鏊等。其爲無聊。迨可概見。孫之通電。可爲他日野史材料。因節錄之如下。

「上略」夫斥馬克斯學說爲倒果爲因。爲與事實相反。爲大錯特錯者。乃孫中山先生之言也。列寧盜馬克斯之名。以達其攫取政權之的。雖殘破俄國。殺人至一千三百萬。然猶俄國人之殺俄國人也。俄國人之爭俄國政權也。且其旗幟亦極鮮明而無鬼祟。不如中國之赤黨。既舉其總理孫中山所一再斥者。而親信之實行之。以禍國。力又不能自禍。而必引俄國之鮑羅廷加倫用俄國之軍械以自禍。[illegible]知人心之未盡死。兵民之不盡服也。故又劫之以入黨。非入黨者不得預軍事政事。世之尊中山者。非尊三民主義也。尊其以黨治國之標語。違反一國必有兩政黨以上之原則。而束縛人之聰明材力也。「中略」夫共產主義固爲中國所不堪。突然則將採何主義以治今日之中國乎。則請譬之治病。病有專在本者。則當徐以治其本。如本與標兼病。而標之病尤急。不治且立死者。則當先治其標。後圖其本。



〔將任浙滬重任之何應欽〕

今日中國之病。莫烈於赤禍。在赤禍未靖以前。決不容有其他之主義。惟有唯一之討赤主義在此討赤期中。唯一之主義。則不可因討赤而害民。用兵之費雖鉅。財政雖窮。至萬無可爲時。惟有委之而去。決不容借外款。決不容強索富戶。以有秩序之方法。以整理財政。而期滅赤禍。決不取快一時而流毒無窮也。赤不能靖。是有天焉。如其能靖。則有兩主義在。一則於赤禍甫清三個月內。必召集非一黨一系之眞正國民大會。以解決中國宜採用之主義及辦法。其選舉法

開除曾隸共產黨籍之人。應限制其於第一屆不得投票外。一切可依孫中山所定選舉之法。設赤禍難除。而國家一時不能統一。意見一時不能一致。國民大會一時不能召集。則當就傳芳所轄境內。先用前法召集省民聯合大會。以解決各省應採之主義及辦法。一則勿問國民大會省民大會召集之日。傳芳必於其日解兵去職。而以國之軍與民之政。還之國人。省之軍與民之政。還之省人。傳芳武人。所得主義雖此兩者。或曰治國千條萬緒。但標主義不已簡乎。則對曰。勿問主義。既欲行之全國。而不俟全國人之公議。徒鈔書本。憑理想。勿問其主義是耶非耶。是也。非國人之公意。即一人一黨之私意。藉天下之口。而主一人之議。傳芳非無可說。不敢說也。苟被一人一黨之私。不准威迫。不准利誘。先聽天下各選良心願選之人。再聽所選之人各發良心願發之論。然後議決一主義一辦法。其必賢於一人一黨之私心。一時一境之短見。固人人所知也。衆所認為可者。不惟孫中山之三民主義可行。即共產主義果為時勢所必需。國人所公認。亦未始不可行。反之。則不惟俄國人指揮下之共產主義萬不可容。即孫中山三民五權之說。亦可增可減。乃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典章。華盛頓林肯之成憲。亦不能字字可行於今。而強人人必當墨守也。此傳芳捲舌而以一切主義奉之國人之愚心也。然則傳芳一去。乃亦是標為主義乎。此又未察一兵字之為禍。禍延至十五年而日烈。南之伐北。指北方軍閥之害。固甚詳矣。試問廣東之民。歲為一萬萬之負擔。為誰擔負者。試看在南方軍閥之下之人。無不痛心疾首。日受百千萬流氓暴徒自命為主人翁。為救世主之宰割。而緘默不敢呼苦。為誰緘默者。使赤燄而日張。我知青天白日紅邊之旗所樹之地。其父老必能自判南方軍閥與北方軍閥孰為苦辛。孰為辣毒也。然使赤燄幸滅。而北方軍閥仍不覺悟。仍保其擁兵據地之鄙心。則第一之赤燄雖滅。第二之赤燄。可斷其必再起而愈烈。傳芳之必去職。非獨全其身。乃所以警一切軍閥。使皆蹶然大覺。各舉其兵與地還之人民。則前此十五年造禍之根可絕。後此百千萬年興國之法可定。如其不然。則第二赤燄再起之日。傳芳亦惟脅於無告之民、聽南方之屠殺。不復是甲而非乙矣。人人皆知俄國人指揮共產黨之禍國。而於赤軍之始來。乃各忘其揶揄而輸簞食壺漿之誠者。非愛彼也。懼仇我也。傳芳待罪蘇浙皖等省。雖自問不敢有毫髮病苦人民之心。然既列於軍閥。即無詞以自異。赤燄而不去。人能諒我為國不敢避赤之鋒也。赤燄而猶不去。則是討赤其名。而實不捨其兵。不捨其地。以苦我父老賊我將士也。故敢誓於天下。曰赤禍滅。國民或省民大會開。傳芳而猶不去者。則請天下移討赤之兵以討我。不信不義之罪。在赤禍中。惟有討赤。在討赤中。惟有不害民。在赤滅後惟有一去。披肝吐膽。願天下人察之。以為誠。且是也。則請助我。以為非也。則請各行其是。惟望明目張膽以助赤。幸勿託名諱詞以擠我。以為是而疑其不誠也。則請執今日之言。驗他日之事。如因討赤而借外款。而強索富戶。而濫發不兌換紙幣以害民。或赤既滅而不去。然後請羣起而攻我。(下略)

至於黨軍之對於東南則首以得浙為目的。先令朱培德魯滌平等部由贛入浙。後令何應欽由閩接應。何部為蔣介石基本軍隊。實欲令其經營蘇浙。為蔣發揮其效率者。蔣至今居南昌而不退鄂。其志實在長江下游也。贛浙交通不便。閩局又尚未寧貼。故黨軍集中甚遲。浙戰尚未達劇烈

時機。大致陽歷開年即有大戰。孫軍有無勝算。不難以已往之事卜之。浙省十五年未遭兵禍。此次其難免乎。若夫江蘇則常州恐爲決戰之地。蓋黨軍由長興宜興以斷滬甯路。因勢之所必至。而孫軍如再進援滬甯路。則地方糜爛當更甚。此外黨軍對於安徽已以賀耀祖等部當之。此路似不如浙滬之重要也。

外交形勢

本週間外交形勢之可注意者。爲英使藍博森二十八日下午赴外交部訪問顧維鈞。當面說明英政府意見。對於國書副本且不鈔送。謂俟北京有政府後。再爲考量。至正式國書則須待有正式政府再遞。是直不承認今日北京爲有政府矣。本來外人對於中國。一視勢力有無爲轉移。原無親疏愛憎之見。北方軍閥日日以共產公妻之罪惡詬辱黨人。而英政府對世界各國。則公然謂北京政府之等於零。廣東則有有力之國民政府崛起。斯其說絕未聞外人有否認之者。則黨軍之勢力。自有其不可侮者在。故英人如是重視之。各國亦如是注意之。此又國人所當了解者也。惟英使離開漢口以後。排英風潮又大盛。藍博森在漢陳友仁與商承認問題。當殊淡漠漢。民黨失望。遂仍積極排英。要之南方對待英人。一以強硬爲手段。英國卒亦就範。北方則柔弱謙讓。貌然政府無力。迄亦不能邀外人之青盼。雖和平。又奚用焉。日本外部條約局長佐分利貞男。至今尚在漢口。與陳友仁讙周旋。佐分利爲日本外交官後起之秀。此次南游。實負有考查真相。以便政府決定對南政策之參考。其使命固不在小也。

英國代表十八日所提建議案。已見另篇。關於該案。傳聞外團於二十八日開會討論。並無結果云云。據查不甚確實。因是案當在各國政府直接協商之中。殊非北京使團會議所可解決。二十八日之會。大致係爲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元旦交還中國之事。與英國建議案。殊無關係也。

萬縣案爲中英間一大懸案。以前關於該案死傷人數。迄無確報。茲據報載。宜昌魏交涉員重慶李交涉員已於十二月十二日會同造具表冊。日前寄遞到京。計萬縣人民被英艦砲擊斃命者二百二十七人。受傷者三百六十二人。地方財產損失達二百七十餘萬元。今後本此確數。當可進行交涉矣。

再被免職之靳雲鵬

西北與豫陝

西北軍自張家口失敗以後。損失太鉅。恢復尚需時日。奉軍則因綏包如不肅清。終有後顧之憂。乃派萬福麟向包頭進取。此路西北軍本已放棄。故萬部前進。直無抵抗。二十五日已佔據包頭。尚擬沿黃河向西進攻。至五原爲止。過此則恐不能深入矣。西北軍目下希望在與湖北聯絡。故一方面欲入豫。一方則由陝西以通鄂之襄陽。惟劉鎮華失敗以後。陝甘軍實以固守函谷關徐圖休息爲急務。並未向豫西急進。陝省內部方在整理。惟河南則新有吳靳之鬨。能否不予西北以可乘之機。則未易言。且即令靳部解決。而魏

益三部終是問題。前年在鄂松齡處任參謀長之蕭其暄。現在蔣介石處任參議。此人即將用以專接洽魏部者也。觀於此則河南仍未可樂觀也。茲錄吳子玉第二次免靳雲鶚職之通電如下。亦戰中之戰又一是非也。

上略。夏間靳司令駐保定時。因主張不同。解其兵柄。事非得已。心圖報。然期望之深。如夙昔也。武昌之役。全畀大權。令守漢陽。乃信甘言。嚴備簡畧。遂致失陷。本總司令自思已過。未敢尤人。蒞鄭以來。整頓部伍。力圖反攻。眷念前勛。愛惜才望。欲全終始。相與有成。重托腹心。使總前敵。時將兩月。進取無聞。遂令馨帥獨當敵衝。九江不守。全贛之師。搖毀大半。外蒙坐視不救之謗。內慚誠信未孚之愆。猶念子彈不充。將士飢寒。軍事籌維。不忍督責。乃者有靳副司令上本總司令書。印刷分布。張貼通衢。至可駭怪。衣裝未備。給養路遲。請領爲所應行。撥發非無鉅數。若故鳴窮困。訴諸途人。是懈軍心。無裨事實。適以自貶聲價。騰笑友軍。用意何在。殊不可解。惟靳副司令既已力竭聲嘶。亦何忍強其所難。使增痛苦。茲將靳副司令之副司令兼前敵總指揮職。即行罷免。所有前敵事務。改由田副司令。魏副司令。承商寇副司令負責辦理。使靳副司令得免於負擔。少得優游。未竟之才。留爲大用。庶幾軍旅之事不廢。患難之交可全。專電通告。即希知照等語。特此奉聞。吳佩孚儉（二十八日）印。

廣東與鄂

廣東所有國民政府人員幾已全部遷鄂。粵事由李濟琛主持。李固以反共產名。故得勢之後。即布告干涉工潮。而公安局長畀之錢大鈞。亦右派分子。今後廣東局面。當可趨於安定。湖北則鄂西鄂北將告肅清。唐生智特赴宜昌沙市視察。二十三日抵宜昌。二十九日方回漢口。孫科宋子文等到鄂後。目擊市

況蕭條。金融停滯。亦知長此恐慌。等於政府自殺。故黨政府已極力與商界交歡。蔣介石則最近發表對工商之文告。對於商人者大致謂革命軍以改善經濟爲標的。對於商人不爲無理由之壓迫。始終盡保護之責任。近來物價昂貴。不知伊於胡底。工人生活。異常困難。故對工人之正當要求。當容認之。對於工人則謂革命軍勢力伸長。工人生活向上之機會已至。經濟制度之壓迫。此後可依正當之手段。漸次除去。工人之力。在於團結。單獨與資本力對抗。殆不可能。故工人應始終從革命黨之指揮云云。至於湖北財政問題。亦有相當辦法。惟江西情形。則似無大進步。此乃過渡時代應有之現象。固非之無可如何者也。

現握廣東實權之李濟琛

二　國外之部

日本大喪

日本大正帝近年患腦疾。意識不清。語言障礙。大正九年九月。日本宮內

省第一次發表病狀。翌年十一月。再發表。是月二十五日。遂以皇太子裕仁親王攝政。爾來七年養病。行宮避寒沼津。休暑日光。十四年（即去年）五月。尚舉行銀婚大典。體氣猶不甚惡也。迨十五年秋。感風疾。並發貧血症。十一月後。在蓐床褥漸致沈重。十二月中旬。遂大漸。延至二十五日午前一時二十五分。崩於葉山行宮。春秋四十八。計在位十五年。太子於是日踐祚。改元昭和元年。為日本第一百二十四代君。二十七日大正梓宮還東京。新帝朝見百官。下詔書焉。

當大正病重時。東京宮城前。時有羣衆跪禱。更有請明治神宮及各皇陵為大正祈福者。迨梓宮還京。夾道迎者百萬人。或至哭泣。全國停歌樂五日。體育會停練習四十日。年末商業因大喪全停。商界影響殊巨也。

新帝昭和。年二十七。攝政之前。曾游歐洲。日人殊愛敬之。日制天皇雖不問政務。而其一言一動。皆足與國家社會以影響。明治為創業之主。樹富強之基。其知人善任。興民維新。蓋為世界英君。大正繼統。則謹守其成。日本國運益發展。而憲政之弊害。勞資之衝突。亦盛於此時。近年元老凋零。民智發達。乃制普通選舉法。以防潰決。無產政黨應運而起。目下已有四黨。故大正昭和之交。正日本憲政改造之始也。日本輿論。多願倣英國和平改造。保國體之精華。行民本之政治。適昭和帝以青年承繼大統。現議會以憲政會與兩政友黨情惡。將致解散。新春之後。或即見第一次之普通選舉。則昭和二年。將為日本憲政史上新時代之發軔乎。吾儕鄰人。且亦屬望之矣。

尼加拉瓜革命與美國干涉

中美之六小共和國。除巴拿馬以運河著名外。餘皆在若有若無之列。亞洲人不注意也。然近日尼加拉瓜之革命。致惹美國之干涉。並成美墨之危機。則其事有不得不一敘者。尼加拉瓜為中美較大之國。然人口只六十餘萬。其面積不過中國一二大縣。上月該國忽起革命。保守自由兩黨相爭。自由黨別舉一總統。一國遂有兩總統。而美國助舊政府。墨西哥助新政府。美國派軍艦赴尼國干涉。革命政府行動。十二月二十七日電。美艦報政府。尼國保守黨總統狄阿次。軍被新黨擊敗。同時尼京有謀刺狄阿次案。美艦水兵。遂在革命政府所在地甫爾塔加貝登岸占領之。宣布為中立區域。而華盛頓政府。仍力言絕不干涉尼國內政。此最近情形也。

美國所聲言者。為保護美國之生命財產。察中美諸邦。名雖獨立。僅北美之附庸。尼國經濟財政。亦悉操之紐約銀行家。本年二月十八日。美尼曾訂條約。美國得築一運河。穿過尼國七股。以通大洋。九十九年為期。又尼國鐵路。紐約銀行買股票百分之五十餘。官股亦押於美銀行。故政治上經濟上。北美皆有無上之權也。然自中美南美近年皆盛行國民運動。思想獨立。不甘受北美門羅主義之支配。墨西哥今年頒布數律。對於外人置地採油。皆加限制。令依墨律註冊。英人允之。美僑獨拒。墨國又決議政教分離。削天主教徒權。凡此皆國民運動之表現。美國資本家大譁。倡議干涉。墨國議會。亦公然斥北美。尼國與墨西哥。同為西班牙殖民地之

系統。大抵尼之自由黨。爲獨立黨。而保守黨則媚.外黨。所以墨助其新。而美援其舊。今竟公然占領革命都城。而尚云不干涉內政。所以美上院議員波拉氏大聲疾呼。痛攻美國財閥之不當者也。查北美之門羅主義。自羅斯福時代以來。已成爲純粹帝國主義。中美南美。於合衆國感情漸劣。墨西哥尤甚。此後之變遷若何。洵爲世界政局之一大問題。而尤有可紀者。則北美頗疑墨西哥受蘇俄煽動。故近日蘇俄派赴墨西哥之女公使。美政府禁其過境。遂未能赴任。然則中美南美。亦將發生赤化問題歟。抑北美壓迫拉丁美洲自由運動之口實歟。



愛情驗測

惠慈

其夫勤於薙髮。其妻勤於漱口。愛情必濃厚。

女子背燈光而臥。必作綺思。

憑欄望月。倚枕聽雨。必縈思其情人。

女子嚴禁其弟妹翻抽屜者。其中必有情書。

屢屢翻閱日曆。爲將與情人會面。

書信不從僕人手。而必親自投諸郵筒者。必寄情人無疑。

嫩紅淺綠之手帕。必係情人所贈。其已用汚而尚不忍洗滌者。其上必試有情人之淚。

嬌憨之女子。一變而沉默寡言。必爲愛箭情彈所創。

每週大事日記

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
至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止

（冷心）

十二月廿四日　星期五

△外交團開會、日本反對英國提案、他未定、

△孫傳芳通令通緝蔡元培、褚輔成、沈衡山、殷汝驪、殷汝耕、王紹鏊、楊天驥包世傑、董康、關建藩、李次山、

十二月廿五日　星期六

△日皇大正於晨間一時二十五分薨于葉山行宮、

△日新皇於晨二時踐祚、改元昭和、還幸東京、

△比利時外長萬德維表示比國贊成英國對華提案、

△陳儀由杭赴寧辭職、孫慰留之、

△奉張免總務廳長鄭謙職、以談國桓代、

△南昌開軍事會議、

△奉軍萬福麟部入包頭、

十二月廿六日　星期日

△路透中美兩社、發表英國提案原文、

△陳儀第一師晨間與孫傳芳軍在西興開仗、夾江相持、

△鄭州會議、決定免靳、令田維勤寇英傑軍追靳部繳械、

△商輪「神電」今晨在漢口附近馬驛堤被英輪「亞細亞」撞沉、淹斃搭客四百餘人、

△日本大正天皇遺櫬回東京、

十二月廿七日　星期一

△奉張於上午十時離津、下午三時半到京、安國軍總部人員全體隨往、

△靳雲鶚部與田寇軍開火、信陽鄭州間火車不通、

△唐生智由宜昌回沙市、

△盧香亭由滬乘輪到津、

十二月廿八日　星期二

△使團開會、討論滬解剩餘細目章程承認之、

△吳佩孚通電免靳雲鶚職、

△奉張擬以梁士詒組閣、梁面謝、對南政策、亦意見未合、

△西班牙大雪暴風、生命財產損失及一千萬磅昔金以上、

△法國閣議、反對英國提案、主張不變更年來對華之守候態度、

十二月廿九日　星期三

△德義兩國所結通好及仲裁條約、今日簽字、

△浙江戰事仍相持、閘口已掘壕、

△褚玉璞南下通電將駐徐州、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四

△奉張訪問外交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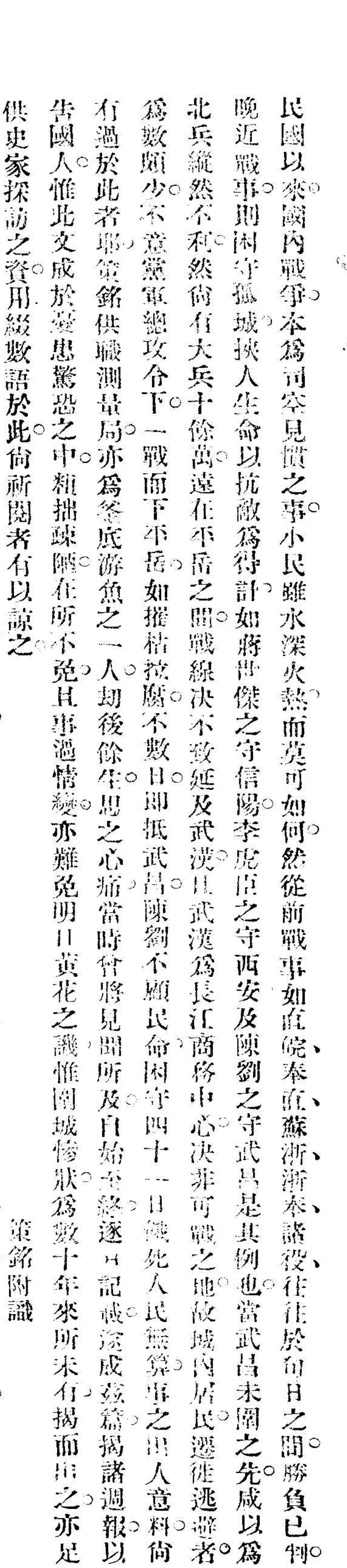
△奉張派張景惠赴奉、迎楊宇霆、

△顧維鈞留任之議略定、本晚顧宴安國軍全體要人、

武昌被圍日記



胡策銘



民國以來。國內戰爭。本爲司空見慣之事。小民雖水深火熱。而莫可如何。然從前戰事如直皖、奉直、蘇浙、浙奉、諸役、往往於旬日之間。勝負已判。晚近戰事。則困守孤城。挾人生命以抗敵爲得計。如蔣世傑之守信陽。李虎臣之守西安及陳劉之守武昌是其例也。當武昌未圍之先。咸以爲北兵縱然不利。然尙有大兵十餘萬。遠在平岳之間。戰線決不致延及武漢。且武漢爲長江商務中心。決非可戰之地。故城內居民。遷徙逃避者爲數頗少。不意黨軍總攻令下。一戰而下平岳。如摧枯拉朽。不數日。即抵武昌。陳劉不顧民命。困守四十一日。餓死人民無算。事之出人意料。尙有過於此者耶。策銘供職測量局。亦爲釜底游魚之一人。劫後餘生。思之心痛。當時曾將見聞所及。自始至終。逐日記載。遂成茲篇。揭諸週報。以告國人。惟此文成於憂患驚恐之中。粗拙疎陋。在所不免。且事過情變。亦難免明日黃花之譏。惟圍城慘狀。爲數十年來所未有。揭而出之。亦足供史家採訪之資。用綴數語於此。尙祈閱者有以諒之。

策銘附識

八月三十一日。清晨。吳佩孚。陳嘉謨由賀勝橋退守武昌城。劉玉春。吳俊卿。孫建業。余蔭森。均在城內布置。留濱江各門通行。餘悉緊閉。是夜三時。城防兵士。始開槍向外射擊。

九月一日。午前十時。城上始向外開砲。城外還擊。砲彈落於鐵佛寺右側三十餘米達之米店。屋瓦破椽斷門壁毀壞。幸未傷人。距余家約五十米達。余三兄嫂乃先走避山後華昌學舍。余偕妻及戚楊君寅五。攜小包乘人力車。走避測量局。適大雨。衣履盡濕。蓋因守兵入家。將余及寅五之新傘悉奪去也。

九月二日。全城閉市。行人甚稀。學生及學生式者。均被盤查。學校被看守。寅五購醬菜。余妻出所攜糯米。借同事鍋竈。烹製早晚膳。

九月三日。上午九時。余等及寅五。行經過街樓。購食物畢。擬返家炊飯。突聞有拉夫事。且將賣菜者拉去。菜籃扁擔及菜蔬棄於地。賣菜者回顧。兵士以鎗托再三擊之。余等懼折回局中。夜半。槍砲聲間作。余始作屋中掩堡。

九月四日。拂曉。鎗砲聲愈緊。至天明漸緩。午後。鎗聲忽停。而夜間十二時至黎明。城內外互擊最激烈。草湖門及保安門外大火。省立第二女子中校。新建西式寢室。落一砲彈。係由小東門射入者。擊破屋瓦樓板。又洞穿間牆。破裂四散。牆壁頓炸爲無算孔眼。余同居范女士厚純充該校教員。原住此室。適於前四日遷住後棟。得免於禍。天實爲之。非人力也。

九月五日。城內外互擊。城外還射之鎗砲聲較少。下午八時。鎗聲又大作。至三四時之久。聞係攻草湖門。余冒流彈走接三兄嫂。城外火猶未熄。漢陽大別山(龜山)是日午前八時。掛素色旗幟。而吳佩孚始離開漢口矣。

九月六日。請寅五帶同周起發。李長松。各着制服。五亦佩局章。走接三兄

嫂來局。是夜。城內外槍砲又激烈。

九月七日。商民開半門貿易。行人漸多。

九月八日。鎗砲聲間作。呈平靖之象。南湖砲向城內射擊。斃元孤庫（一庫內向貯炸藥）兵士七名傷九名。

九月九日。礮聲於下午一時又作。武昌縣立中學校。被炮彈損壞。飛機始來。夜間平靖。

九月十日。上午十一時。飛機來炸壞豹頭隄第二十六七八九號房間。炸斃二十八人。陸軍審判處內。亦被炸死二人。並散傳單。限陳劉二十四點鐘繳械。旋駛回。下午四時復來。擲炸彈約十處。東廠口正街。有流彈炸斃黃寶貢茶室夥徒一名。余鄰居祁姓房屋面牆。被炸壞。大門前之彈穴。深二尺餘。徑如之。斃看門兵士一名。

九月十一日。前清翰林黃岡程明超君。發起省城治安維持會。以開城門。出居民。組織民團。採辦米糧為宗旨。商會調查城內米麪之概數。僅曹祥泰張萬泰等巨商。其存穀千餘石。麪六百袋。米五百石。乃開會議決。請雙方停戰議和。一方面推舉市民代表。赴漢口進行和議事。一方面呈請督署給護照。准商會日派二十人出平湖門。赴漢辦米。是日平靖。余始作露天掩保。

九月十二日。開省監獄人犯約二千餘名。已乏食。將有越獄舉動。是日上午。聞有鎗礮聲。然頗安靖。惟過街樓殺一搶劫兵士。午後五時。因日昨赴漢進行和議代表未回。且無信息。一般民衆殊深渴望。

九月十三日。槍砲聲不時緊鬆。內子回家取什物。下午五時。飛機來。炸本局四樓後西端。穴深及尺。破南牆窗坡十餘塊。西牆之鐵鐵絲網及窗扇板壁等。均被洞穿或損壞。並燒焦穴旁之冬青樹幹。又炸傷黃土坡下街楊姓一名。及友益徑搶傷祁姓男丁一名。而吉祥巷敦善堂後花園內。落一炸彈。適有避難於堂內之山西籍放膀子賬者九人。在花園憩息。被炸斃二人。傷七人。又陸軍審判處門外炸斃一人。被服廠落一彈。傷數人。是夜攻城又烈。

九月十四日。甚平靖。少有鎗聲。程明超君被逮。因其擬於各米商店發售督署已查封之米麵故也。

九月十五日。余躬入市。許子凱君同行。在商務會共購蠶豆一包。僅七斗零。與許君平分之。分給三兄嫂一斗。余僅存兩斗零。每日和少許米粥食。午刻。斗級營小販三人。中漢陽射來之砲彈斃命。司門口殺搶犯一人。

九月十六日。飛機兩架。下午來。炸陳氏義莊南二穴。西一穴。其南二穴。一大一小。其大者深三尺零。位於菜畦空地。其四散之碎土約及十丈云。其小者在大者之南。約五十米達。位於小徑南側。穴深二尺。徑亦如之。西一穴較小。此皆余所親見者也。五時。炸死賓陽門內正街劉家花園主人一名。又武昌路口炸民房一棟。傷婦人一名。六時。洪井巷尹家屋頂被砲彈洞穿。大如團窩。斷椽及梁。彈且入地。深約尺許。發火高可四五尺。一般人呼之為燃燒彈云。

九月十七日。飛機二架。於上午七時來。擲炸彈一。落於青龍巷內青石面上。石盡碎。時有一售醬菜者。業經過去。適某老嫗出面呼買。召之轉。遂被炸斃。老嫗頭部亦被傷。兩面之鋪門板壁。穿有彈眼痕迹者。不下十餘家。一炸塌璺坊巷某姓屋三棟。傷一人。又炸毀長湖北巷官錢局房屋五棟。重傷六人。向南湖駛回。旋又來一架。發傳單。勸軍隊倒戈。又炸塌海馬巷某姓屋四棟。斃四人。傷三人。中有一老嫗手被炸斷。尸則炸飛於屋瓦上。

九月十八日。午後五時。飛機一架。繞城東飛來。其自空中傳來之聲響。大

異乎前。時轟時輟。地面之人。幾不知其在何處。其飛行也。時平時側。宛轉顛倒。極其自如。側則聲響頓止。平則否。卒因其聲響時輟。否不知其何往矣。當其初飛來時。翱翔空際。各種槍砲聲大起。環而仰射。甚激烈。約經一二時。即因其駛回而止。

九月十九日。陰。鎗砲聲間作。午後略形平靖。余乘車往商會探和議信。是夜。城防兵士。約一連。縋城出。各挾盒子砲。赴長春觀所駐之黨軍醫院奪米麪鎗枝等件。踰城回往返。均有大砲掩護。然聞傷斃者亦近一排人。一說出城兵士。附帶工作為塡塞黨軍戰壕隧道云。

九月二十日。上午七時。中和通湘大東三門內外互擊之種種槍砲聲。最激烈。聞通湘門城上之砲。係作東斜向。轟擊洪山砲台。八時較安靖。午後一時。余同尹斗三君。走往商務會。探悉日昨過江之文華書院院長孟良佐君。已返省。並有漢商會來電一通。錄之「孟良佐校長到漢。出示函電。均悉。敬悉陳劉兩公。憐惜武昌人民。允派代表蔣張兩君過江。至為感佩。已得劉漢三軍長同意。並准陽曆九月二十日上午八時。派萍輪過省。望諸公速託張盧明君切懇陳劉兩公。通飭沿江軍隊。予以保護。勿施槍砲。再俞菊生兄電悉。吳項董三君。連日各處泣求中西人士。並聞漢商會號印」

前十三日。武昌商會。曾致赴漢請願代表電。今始探得。補錄於此。「武昌商會請願代表公鑒。全城待斃。公等優柔。劉總司令。守待援救。其氣節殊堪嘉尚。蔣司令雖有和平之意。其如二十萬生靈。迫不及待何。公等既為民請命。當然體天地好生之德。為通權達變之謀。或去或從。一言而決。幸勿脫身事外。視全城為孤注。而不竭蹶進行也。商會供給米食已盡。若沿家搜索。更不堪設想矣。圍城三十萬人民全叩。」

自十八日起。截至今日午後三時止。郵船未來。聞有私帶英國電鎗到省之嫌。遂被扣留。余與尹君出商會。走長街。賣穀米及麪者絕無。賣粟米湯者。每椀須四十文。亦僅一處。賣豌豆粉者。僅見一攤。有之。為數亦只一二袋。賣方寸形散塊餅乾者。每方五十文。至洋鐵罐之餅乾。其價較常昂三倍有奇。以司門口一帶為最多。而火巷口。更有賣糠粃者。每升一百文。余親見一婦攜袋買去三升。和構樹葉作粑充飢云。又見一童子。市柿四五枚。詢云每枚售錢二百文。他如醬菜、紙煙、火柴、紅辣醬、豆、生藕、及煮熟之藕。所在皆是。則以二三日來。紫陽橋附近墩子湖之藕。自由採取者。日達數百人故也。此外如蒐菜、甲魚、火腿、板鴨、亦間有之。然異常昂貴。午後六時。飛機來。較前特高。雖鎗砲環射。而翱翔自若也。流彈往來於本局屋瓦上。其聲響之迅速駭人。有不可以言喻者。聞當備倉巷內某姓舉室九人被炸。惟一七齡之童子。彌際受傷稍輕。不致斃命。餘無存者。經半時許。飛機駛回南湖。鎗砲聲始漸息。而洪井巷同鄉余姓之屋中砲彈六枚。均屬一處。想係固定表尺之一個砲位所射擊。幸未傷人。亦云險矣。又電燈公司左側之西式獨立房屋。同時亦被損壞。

九月二十一日。上午。鎗砲聲時有時無。午後六時。飛機一架。自西南繞城來。其翱翔之高度。與環繞之現象。一如昨。約半小時而返。東城外射來之砲經本局屋頂。過長湖。適燃燒湖濱數日來聚積之露棺多具。同時又擊斃延壽巷某木工之妻一名。年約三十。洞小腹。腸盡出。而手猶攀其子之搖籃未釋也。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一時。大風。大雨。鎗砲聲甚少。至六七時。鎗砲聲又作。約一小時。旋停。午餐後。余同辛煥甫王景山。許子凱。吳大予諸君至商務會。探悉二十日赴漢代表有電到會。大意謂進行婦孺救濟事有效。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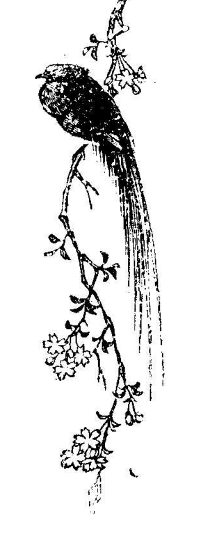
一日午後二時。又有電致商會。電云。「老弱婦孺救濟會事。昨商得漢商會。慈善會。紅十字會。暨英領事。分途進行。暫租借大輪一隻。駁船十隻。定每日早九時至十二時。運送老弱婦孺。由平湖門開至漢口招商碼頭。並以新市場為收容所。其各輪旗幟。擬定武昌婦孺老弱救濟會。武漢慈善會。紅十字會共三面。以作標識。每船派有押船引導人員。請明白令行沿途各軍士。准予安全放行。以維人道。實所切禱。盼速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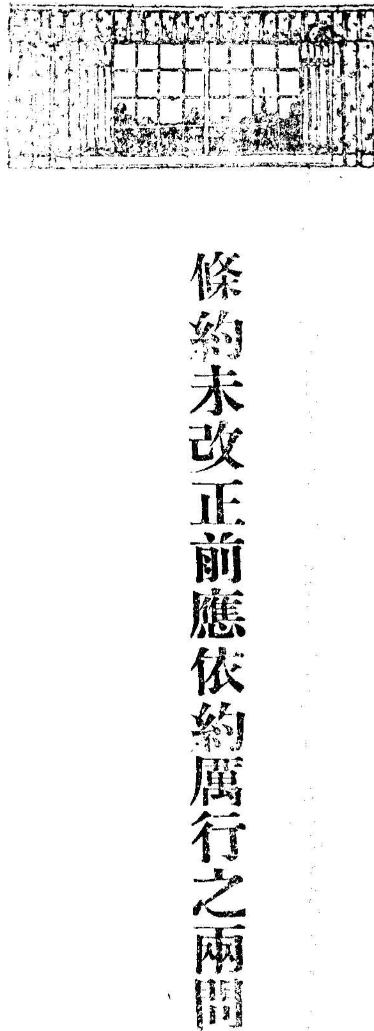
是日午後二時。二十日過漢代表返會。劉鼎三君。亦代表之一。當衆報告在漢上三日經過之一切情形。大意謂民食事。求蒙允許。餘如前電。乃請市民各手一香。赴督署為民食請願。去者約萬人。結果答覆竭力維持。三日可以解決云云。先是時君象等在棋盤街組織老弱婦孺救濟會。請求官廳開放出城。幾於二三日內。已報名者約二萬人。是日時君在商會。與八師陳參謀長。磋商出城條件。陳當手書條件九條。大意謂每日早九點起。開放平湖門兩小時。為人民出城時間。十一至十二點鐘止。為輪送人民時間。日限兩輪。輪各拖一敞駁船。准家長護送家屬。限定一人。軍士保護出城上船。不施檢查。輕裝行李及小包裹。可自由攜帶。家長姓名。須冊呈督署及劉總司令核准。重要紳士。非經當局許可。不得混同出城云云。

九月二十三日。陰雨。午餐後。余至商會。見有某參議某團副坐索餉糈。商會長允籌款十萬元。籌粮三日。截至二十五日止。二十六日以後之粮。則不敢應命。款則請武昌縣知事召集紳富攤派。某參議等云三日之後。商會如無辦法。俺們惟有提前挨戶搜索。商會亦只有惟命是聽。遂開始搜索。事畢。僅得穀三石云。當余初進門時。見門首貼有白紙條云。老弱婦孺出城事。請至士司營時樾老處接洽。商會似不與聞此事者。然余細繹各方面語言。顯有意見存乎其間。何也。因昨主合辦。今忽變更。果不多時。商會客房中。有某副官電知平湖門門衛。任何人民。禁止出城。聲稱係奉督理命令云。余返局。途中見有督理及總司令會銜告示云。

九月二十四日。上午三時至十時。各種槍礮聲頗激烈。下午六時至十二時。亦如之。為數日來所未有之現象。正午一時。余至商會。晤蔡君旭德詢悉。昨日晨刻。楊某及某軍官等之眷屬。同時某眷屬第一次出城。蔡君後至。城閉。因劉副官電止故也。又晤費伲如君。據聞天主堂已於本日停火。堂內避難民衆。將絕食。而商會又有多數人。發起老弱婦孺出城事。仍宜時與樾老合辦。當派人往邀。時有搜米軍隊兩組。由商會出發。向司門口進行。又望山門附近某營坊之高粱。悉被查出。經工人絡繹搬運。發給各軍隊。駐漢代表郭炳堂君。日昨來電。大意謂老弱婦孺出城事。不必註冊。簡而易行也。商會即派船過省云。又今日陳劉與會銜發出佈告於下。「為佈告事。頃奉孫聯帥馬電開。齊電誦悉。務望堅忍待援。弟於號夜首途。養午計可到漢。即當施以猛攻。並將設法為貴處籌送粮食。以資接濟。特覆。等因。奉此。合亟照錄原電。佈告週知。仰爾軍民人等。一體知照。切切此佈。」

（未完）





條約未改正前應依約厲行之兩問題

孫樂君

海通以來。吾國未習外情。訂約一次。即喪權一次。積七十餘年之經歷。始覺束縛重重。不可終日。於是國民競起而爲改正條約之運動。自拔之道。舍此末由。不佞詎有異辭。雖然舊約之訂立。其時期既非同一。則期滿而謀改正。亦須積以歲月。非一蹴可幾。且咸同以降。所訂條約。在今日視之。雖偏頗疎謬。爲人詬病。然亦詎無千慮一得之處。國人積習。其視法律也。本未嘗爲須臾不可離之物。故其視國際條約也。亦不啻以官樣文章視之。告朔餼羊。日久寖以疎懈。往往併舊約一線之限制。亦未能堅明約束。保持勿失。待至慣例一成。外人方視爲已得之權利。以全力護持。在我縱欲據約與爭。已悔噬臍。故吾國今日經濟地位淩夷至此者。在當日訂約諸人。固與有咎。而奉行條約之官吏。泄沓尸素。其貽悞實亦不在訂約諸人之下。不佞之爲此言。非欲追論前人過失。其命意所在。蓋不外二端。一則以國人此種習性不除。即使竭全國之呼號。能達圓滿改約目的。亦所謂能取而不能守。無異曇花一現。一則以舊約全部改正。其時期總在數年之後。而現行條約中涉及國民經濟問題。本訂有限制明文者。尤未可放任坐視。諉之於將來改正條約。連帶解決。就管見所及。在舊約中本有限制明文。而因吾國因循放棄。外人曲解避就。以致國與民交受其敝者。舉其最著最甚之事亦有二端。

(一)爲洋商在內地營業。而聘用華商爲之經理。此種情形。舉現時調查所及者。大抵以保險公司及儲蓄會居多。因其業務範圍較廣。事實上不能以通商口岸爲限故也。雖然律以舊約。洋商不准在內地開設行棧之文。果有無違反否乎。在爲之辯護者。必以爲既由華商經理。於約文並無違反。不知約文主要之點。在禁止洋商內地營業。如僅禁止洋商內地居住。華商所經理者。既係洋商之營業。則外商爲主。而華商爲傭。已顯違不准開設行棧之明文。且証以光緒二十八年續訂內港行輪章程第三欵。英國商人。只能用中國代理人及辦事人等。在該內河行輪處所租棧房之內居住貿易等語。是洋商在華。惟內港行輪一項。固有條約特別規定。始許其用中國代理人。在內地營業。除內港行輪外。其餘在內地營業。皆爲厲禁。安得以代理人或經理人名義行之。此種情形。如果任其存在。則

縱無內地雜居之名而已收內地雜居之實。將來縱欲以此爲改正條約之交換品。亦不可得矣。

(二)爲平居營業自稱華商而一遇發生訴訟關係。則儼然以外籍自命。利用其複雜之地位。避免法律上應負之責任。此種情形。始以本埠爲最甚。而良善之華商。被累雖鉅。恒苦於事前無從預防。吾國舊時與各國所訂條約。其涉及國籍問題者。僅有中葡中荷等約。而規定又以中葡條約。較爲完密。於承認澳門土生華僑。按律准入葡籍外。幷訂明應設立防弊辦法。以杜其冒享華民所能獨享之利益。或平時自稱華民。臨時恃入葡籍。冀以脫卸責任。是立約時於今日公廨訴訟所發生之國籍糾紛。早已灼見其情弊。而曲籌補救。不得謂非優點。然自此約訂立後。迄今二十餘年矣。約文中所慮之情弊。早已一一發現。而約文應行預防之辦法。迄今並未實行訂定。夫吾國雖曰承認澳門土生華僑。准入葡籍。實以預訂防弊辦法爲條件。是在彼方固有履行條件之責任。在我國亦有催促其履行之責任。以條約所謂規定防弊辦法言之。或則限令於姓名上標明葡商字樣。或則仿照中荷現行辦法。每月將此項籍民姓名。送由交涉署存查。以便社會易於辨別。其事至爲簡易。乃一方既並未履行。而一方亦絕未過問。以致約文最後之補救。亦同虛設。感受此種痛苦者。殆惟上海商人爲最。而他處尚罕有所聞。故國人之論列及此者亦鮮焉。

以上兩事。均於商人有切身利害。然現行條約既有明確可據之條文。則今日補救辦法。即在督促官吏使其依約厲行。愼勿震於改正條約之論調。而渴望未來。膜視現在。庶對外可收得寸則寸之效。亦即不佞所願貢獻於國人之微旨也。



咒詛

逸霄

登場人物

李太太

李筠如（李太太之女）

胡夢梅（李太太之內姪）

焦茗文（李太太之外甥女）

焦太太（茗文之繼母）

王媽

第一景

這正在初秋的一個薄暮。佈景是一間花園裏的精雅的房屋，四壁掛着中國的書畫，用具都是紫紅木做成。桌面鑲着大理石。靠裏面的窗畔，橫着一榻，李太太面背着窗坐在上面。帶着老光眼鏡，手裏拿着一本鏡花緣，正在看得出神。伊對於窗外的一切景色，似乎未加注意。筠如坐在伊母親左邊的一張椅上，在繡着伊一幅美麗的手帕。伊偶然抬起頭來，看見殷紅色的夕陽，把園中渲染得十分美觀，伊似乎有所感，而停止了伊的刺繡，只呆呆望着窗外。忽然，在遠處的綠楊影裏，閃出一對青年伴侶，起初携着手，徘徊的走着，後來他們坐在亭前的石堦上並肩看着一本西廂記。筠如看見了他們的情形以後，便微微的一笑，後來，放下伊的繡帕，走到伊母親的身旁，拍着伊的肩。

李筠如　媽媽你快看外面園裏，他們又在那裏了。

李太太　（轉身向窗外，凝視片刻，然後再回到原來的方向）他們這樣下去，眞是一天不是一天了。不是我自己的兒子，不是我自己的女兒，我也不便去說他們。幸而不多幾天，夢官的學堂裏就要開學了，他大概在一二天內，總得預備回家。還有，你三姑昨天打電話來說今天幾點鐘來？

李筠如　說今天四點鐘來。

李太太　（看壁上的鐘）現在已經五點了，大概停不多時，伊就要來了吧。伊今天來，大概是爲了前次談起的茗小姐那件事。不知到底成了沒有？茗小姐也可憐，從小沒有了母親，所以對於伊的終身大事，也沒有人和伊放在心上，以致就誤到現在。伊今年幾歲？我好像記得是二十四歲。

李筠如　是的，比我大六歲。

李太太　再就誤下去，要挑擇一位很合適的姑爺是很難的了，要末除非去做續絃。

李筠如　今天三姑來，若是說那件事情成就了，我們要暫時瞞過他們兩人纔好，若是給夢哥知道了，不知要怎樣難受呢？

王媽　太太！三姑太太來了！現在伊在前面堂屋裏，還是太太上前邊去呢？還是請姑太太到這兒來？

李太太　這兒涼快一點，請姑太太到這兒來坐吧。

王媽　那麼讓吾到前面去請姑太太吧。（向外走時，屢屢望着園中，回頭向筠如小姐示意，似乎說他們在那處姑太太看見了不很好。李太太沒有理會，李小姐似乎瞭解王媽的意思，向伊點頭示意）

李太太　（向李小姐）你還不把你做的東西收拾起來，你這位姑毋不比別人，很搚評人長短，你做的那樣不好，給伊看見了，豈不要叫伊見笑嗎？當了面或者不至說你不好，也許還要把你稱贊一番，然而背後就要批評你怎樣怎樣不賢慧呢。

（於是李小姐便很匆忙的收拾伊的綉件和綉具。剛収拾完王媽便引焦太太上）

王媽　（手裏提着幾色禮物）太太！三姑太太來了！

李太太　（起身前迎）李小姐亦行相見禮。三妹！你怎麼到這時候纔來呢？你昨天不是打電話說四點鐘來嗎？

（王媽，退入左面的小室，大概是去安置茶點去了。李太太和焦太太隨便坐下。李小姐請焦太太坐在的地方，却看不到園中的夢梅和茗文。）

焦太太　啊！大姐！你還不知道家事的瑣屑，有了家的女人，那能說走就走。大約在三點鐘光景吧，衣裳也換好了，裙子也穿好了，要想立起身來走，忽然，張太太來了。坐下來，說東話西的談了一點多鐘。等伊走了，總想可以就動身，那知道，老八和老九又爲爭着一塊糖，打起架來了，又被他們纏了半點來鐘。後來，我也顧不得了，硬了頭皮就走，讓他們去，我走出來的時候，老九還正在大聲哭着呢。我們做女人的，前世眞不知造了多少孽？像他們男人，一天到晚在外邊，無牽無掛，多快樂？多自由？

李太太　眞的是這樣。

王媽　（自左室出，托着一盤茶點）姑太太請用茶吧。（便把四碟乾點心放在焦太太旁邊的小桌上，然後再把茶送給各人。退下：立在門旁，靜聽伊們的談話。）

焦太太　大姐！你眞太客氣了，我們是至親，況且我又常來，還用得到這樣客氣嗎？

李太太　不是天天來的，總是客人？這又不是特爲你去買的，不過把家裏有着的，拿出吃吃罷了，不能算是待客人。三妹！請隨便用一點吧。

李筠如　（起身走到桌旁，把碟子裏的乾點心，分送給焦太太）三姑吃一點吧。（然後再送給伊的母親）媽！你也吃一點吧。（然後拿着幾粒瓜子，退到自己的位上）

焦太太　（向着李小姐）你茗姊姊呢？怎麼不和你在一塊兒？

李太太　伊——（看着伊的女兒）

李筠如　伊今天吃了飯，就在西園的留月軒裏看書，大概現在還在那兒吧

焦太太　伊在家裏也是這樣，一天到晚，

總是奉着一本書，除此以外，家裏有怎樣天翻地覆的事情，從不知道過問一下。我到覺得沒有什麼，伊既是喜歡讀書，就讓伊讀書。只是伊的父親常常說，女兒家識了幾個字，就算好了，多讀了，將來也沒有用處，一出嫁，就是有了天大的學問，也沒有用處。

李太太　不過沒有找到婆家，讓伊們到學堂裏去消消遣也好。不然，一天到晚，叫伊們在家裏，也慣氣悶的。

王媽　念念書到底是好的，像吳老爺家裏的二小姐，今年在大學畢業，現在在女子中學，做教習先生，聽說一年可賺一千多塊錢呢。像我們這樣一天到晚，勞筋勞骨，勞碌了一世，也賺不出一千多塊錢來呢。

焦太太　一家好好的人家，要女子到外面去賺錢，也算糟了！讀了書，就是不用去賺錢，將來要一位姑爺，也容易的多，像陳二小姐似的，一個外國人辦的學堂裏畢了業，會說幾句外國話，就配着一位從外國回來的姑爺。現在在洋行裏做事，一個月能賺四五百元呢。

李太太　王媽！你眞沒有規矩，上邊人在這兒談話，要你下邊人來夾在裏面。幸而姑太太是自己家裏人，不然，人家不要笑話我們沒有家規嗎？時候不早了，你快去預備開飯！

王媽　是，太太！（於是退下）

李筠如　王媽現在眞愈來愈沒有規矩了，好好兒叫伊做一件事；伊總和你勿三勿四的瞎來一起。你罵着伊，伊和你做着頑皮的樣子，眞沒法想。

李太太　你一定對伊太好說話了，不然，伊那敢這樣放肆。

焦太太　對下人眞不好弄，太寬吧，伊當你是可欺的，一步一步的上來。太嚴吧，似乎有點可憐。不過，還是嚴一點好，你要去寬恤伊們，伊們是不識好壞的。

李筠如　（起身向伊的母親和姑母告別）我去看茗妹妹去，叫伊到這兒來見三姑。

焦太太　你不要叫伊來，我還有幾句話要和你母親談談呢。

李筠如　什麼話？我知道了，一定是茗妹妹的親事成就了。（說完。微微的笑着）

焦太太　筠小姐眞是聰明人，一猜就着。不過，你暫時不要去告訴茗妹妹！，伊知道了，一定要不願意的。

李筠如　知道，三姑不必憂慮這一層，我決不去告訴伊的。（即出，向花園中走去）

李太太　茗小姐的親事，到底辦的怎樣了？

焦太太　總算成就了，八字占的很合，命裡雙方沒有衝礙。周府的門第，也算配得上。那位周少爺，也在中學讀過一二年書，現住在家裏，聽說很老實。雖不在外面賺錢，但是煙不抽，酒不喝。我們也祇須找這樣的人家，有了一點錢，將來還怕沒有福享。

李太太　我想很好，祇須有一點錢，就不怕沒有飯吃，也不必要什麼學問和才能。

王媽　（伊已在外面竊聽片刻，伊似乎知道伊們是談的什麼）太太！（開門由外入）晚飯快準備好了，停一忽兒，就請太太和姑太太上前面去吧。

李太太　好！我們一忽兒就去。三妹！那末吾們到前去吧！（三人均走出。幕下）

第二景

這便是第一幕中窗中所見的園景。有亭一，亭旁花木蔭映。暮色已從遠處漸漸的近來，園中的陽光，差不多都已收斂起來，祇留着一縷紅色的斜陽，透過樹梢，照在亭隅。夢梅和茗文，依然坐在亭前，看着西廂記。他們的狀態似乎十二分甜蜜和親熱。

趙夢梅　茗妹！我願那疏林眞能掛住了斜暉（指着亭畔一縷夕陽），於是我們兩人永遠可以在這圖畫般美麗・音樂般諧和的境地裏。只是：

焦茗文　（目視夢梅，現着甜蜜的微笑，）只是什麼？

趙夢梅　只是無情的昏夜，已將從遠方漸漸的近來。你不看見那碧綠的樹，嫣紅的花，剛纔在那夕陽裏，把這園裏的景色，點綴得十分燦爛，十分美麗，現在將要融化到灰色的陰暗裏去嗎？（此時舞台上的光，漸是黑暗，一縷夕陽，已不能見）

焦茗文　這是自然的現象，又豈是我們人力所能挽回的呢？（這時候李小姐忽從後方，很忽忙的跑來）

李筠如　（鼓掌）你們好！瞞着我，兩個人在這兒。茗妹妹應當對我磕三個頭纔是呢，我代你在三姑面前說了謊，又和你帶了喜信來。

焦茗文　（作詫異狀）你三姑來了嗎？什麼時候來的？什麼喜信不喜信，筠妹總是這樣頑皮，把人開玩笑。

李筠如　（伊此時纔知道自己的話說錯了，因為伊明知不能把喜信報告給他們聽。而現在却又無意的露了出來，於是伊就想法改變伊的語調。）哈！茗姊姊真多心，是見你心裏一天到晚，不知想些什麼，所以人家一說就着急。「喜信」，難道一定就是那件事嗎？我剛才說的「喜信」，乃是指三姑到我們家裏來說的，你的媽來了，這不是「喜信」嗎？

（然而趙夢梅是神經十分敏銳的少年，他細細觀察李筠如的態度和言語，已發生了懷疑）

焦茗文　我的媽既是來了，你為何不早一些來叫我呢？

李小姐　你不要着急，我已代你說了一個大謊，說你吃了飯，在西園的留月軒看書。伊還把你誇獎着一番呢。你放心吧！

焦茗文　這樣說起來，還要謝謝你呢。

李筠如　可不是嗎，你還要怨恨我，你想你還有良心沒有？閑話少說，快進去吃飯吧。（拉着茗文的手，向裏面走去。）夢哥！外客廳的飯，也快開好了，你也就要去吃了吧？

趙夢梅　我也就要去吃晚飯了，你們先走，我一忽兒就去。（茗文和筠如退後，夢梅一人，徘徊亭前，如有所思。）

王　媽　表少爺！飯開好了，快去吃吧！

趙夢梅　王媽！你來！我問你幾句話。

王　媽　表少爺有什麼事？

趙夢梅　是三姑太太來了嗎，

王　媽　是的，來了好久了，表少爺怎麼不去見見呢？

趙夢梅　你知道伊，今天來有什麼事嗎？

王　媽　表少爺真傻，俗語說得好，『無事不到三寶殿』，姑太太家事又忙，那有無端端的到這兒來的呢

趙夢梅　伊為什麼事來的。你知道嗎？

王　媽　什麼事，我還有不知道的麼？我祇須在旁邊聽一二句，我就知道伊們談的什麼。姑太太今天來，是專為和我們太太商議茗小姐的親事；因為我聽得說什麼周府又有錢，周少爺人又老實，大概茗小姐就是配給周家。不多幾天就要送盤行定了。

趙夢梅　（聽了這意外的消息，神筋上似乎受着很大的震動，心裏忽然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辛酸，眼睛呆呆望着天空，嘴裏强和王媽說着。）就要行定了嗎？

王　媽　表少爺，這又不是你的事。你管牠幹嗎？快進去吃飯吧。

（王媽和趙夢梅入內，幕下）

（未完）



日頭皇皇的照着

張春信

是大伏裏天氣，曖得什麼東西都屏息着了。這大千世界，雖是在白晝，也像是昏睡了一般。

他爬伏在一張椅凳上，瞪着兩隻魚肚白的眼睛，死釘着天際流雲。——這便是他在這個人世裏最後的一回顯盼了。

他也知道他自己是個將死的人；因爲恐這樣再沒有一口茶飯下肚，無論如何再也不會能將生命維持在這個人世間的。悲哀於他，是失却作用了；他三十年來，所有的生活，差不多全是浸在悲哀裏。在通常的人，處這般情況，其悲痛，當不可言喻，然而在他，他呢，却絲毫也不介意。他以爲死便死，活便活罷了，既用不着歡喜，也用不着憂慮——可惜他年青的時候，沒有出洋去跑一趟，不然以今日他這種見解和論調，至少可以博得一個『人生哲學博士』的頭銜，來給後世人傳誦的。他已經站在生和死的界線上了，稍一動搖，他便只是一種狀態。然而這個於他，是無大影響的。天際的白雲，能夠給他多看一刻便多看一刻罷。他之於死，恬然於衷。

他也曾享歷過一番繁華，——那時全牛莊的人，誰不知道有個牛安？他的父母留給他百千畝良田，原是給他吃鴉片煙的，所以當他們兩個老上人去世之後，他便絲毫不客氣的拿來使用了。何曾要費多大的事，百十畝田早化爲飛灰了。他父母也曾教他學過行業，無奈自己總是低能，不會成功。現在大難臨頭了，都是要謀生計的。虧得妻子能幹，設法開一座磨坊，然而食口重，依然是不能維持。最後祇得分糧減口，大的兩個兒子，送到人家放牛去，小的送到廟裏做和尚。還有一個丫頭，和一個在懷抱裏的孩子，只好留着養了。

這個社會，最使得他痛心疾首的，便是；人窮了，他的妻子祇應該送給那些財富的人去姦淫，而自己祇該完全節慾。事實是發生在前三年的四月裏一天晚上。——

『三九子的媽，你睡到我這一頭來！』

他睡在被窩裏，半用媚力半用懇求的向他妻說。

『睡罷！自己不識羞，沒有拿把鏡子把自己照照，看是否配這樣高興？明天的中飯米在那裏，窮心思也得想想！』妻說了後，身子翻向裏牀睡去了。但是他還是癩皮涎臉的向伊央求，不過終被拒絕了。

他明知道妻已有了新的主顧，然而自己是一個要面子的人，不願意說了去醜，却萬想不到妻會因此拒絕了自己。

『你這賤人！你以爲你所幹的事，我便不知道嗎？』

『我做錯什麼事的，你非交出來不可！』

妻從被裏翻出身來。很嚴重的對於他。

『不要臉的東西，要不是我，一天三餐，從那兒來的？自己光會鬧醉勁，要得妻子不辦人，自己就要能養家活口。』

伊不待他說出，却先發制人的罵了。果然，他一時被羞恥和憤恨籠罩住了，身上祇氣得戰戰的，想不出一句話來回答。妻却驕縱的入睡了。這種情景，要和幾年之前比較起來，——那時妻是他的奴隸。——令人氣也就該氣死了。他很想起來打伊幾下，然而瘦骨伶仃的自己，和豐滿的伊，看看也不敢動手。

第二天，素號鄉紳的三太爺遇見了他，便要質問他，爲什麼昨晚虐待自己的妻子？

原來妻已早將這事告訴莊上的每個人了。衆人對於他的批評，都是自己既養下來的孩子不能撫育，何必空作許多孽！爲什麼自己不能節制一點？

他更將妻的不貞，訴之於三太爺。

『聽我的話罷，朋友。你既不能養伊，你能教伊們一齊餓死

丁嗎？」

他決不料素負直爽而通禮義的三太爺，曾有這種話說出來。然而如今世界上事是千變萬化的，他想，或者真理便是如斯，因為自己是墮落了，沒有隨着時代一齊進化。

他病來已經兩個月了，斷食也已經七八天了。他的妻代他瞎傳是癮不得過，所以社會也給他一人困在他那惟一的祖遺的屋子裏。實際上，他煙前兩三個月，早已斷了，現在尋一口飯來吃，比尋一口煙還要困難。

他不是沒有兒子的，並且兒子都已經成龍成鳳：大兒子在人家當長工，一年有三四十塊錢的出息，自已也娶了老婆。二兒子老婆雖沒有娶，却佔着人家老婆了。三兒子做了方丈。四兒子，十一更是那個懷抱中的三九子，也跟着一個當警察的姐夫去了。他們並不是不知道他的病，不過知道了沒理會他罷了。

門口是不斷的人在經過，但是沒有一個人看見他。他知道對這個人間是無求援之餘地了，所以他也便不辭不響。當他兩隻白眼，死命的釘着長空的時候，莊上人更沒有一個肯走他的門前走過。因為他那臨死的凶像太難看了。

這是他的最後一瞬間：

『我誠然是咎由自取，怪不得旁人。但是我最後一際，就沒有一個人來施給我一點好意嗎？』

他對於這個陽世間，究未能十分忘情，他想起了他的親人，他想起了世上的一切繁華，畢竟值得留戀，他流下他的別淚來了。人與人之間，決不是冷酷到這樣吧？是垂死的人了，給他一點安慰，也好教他死亦瞑目。於是他伸長了那鶴頸到門外來，盼望能否有一線光明或者安慰。

人間畢竟什麼都沒有，他失望了。高高的白熱的陽光，對着他那大如斗頭的頭部，他知道日頭皇皇的照着。

那張放在門口給他睡的一張棒櫈，是人們預先安排好了的，等他一死，人便可以膲用。

人間畢竟容不下他了吧！他想他也是一條生命，世間的一，也曾和他發生過關係的。他也曾有過一番策劃，也曾有過一企圖，然而因循復因循，壯志未酬分毫，便要屍骨長埋了！而而後，世間的一切，他便不能再享受了。一切的一切，都得讓了。昔日已經讓人的，如今更得讓人了！

什麼都值得依戀的，然而只在頃刻間了。祇需眼睛一閃的日，目前的景象，便完全變幻，完全空虛，完全不可思意了。一線夕陽，怎得令人不依戀，不懷恨。啊，一切的捨棄，便在瞬間了！

他並沒有肯捨棄，然而人世逼得他捨棄了！

他便這樣活活的餓死了。

像一隻出了血的雞子，委縮地環臥在那臨門的棒櫈上，不不響了。莊上人或者還以為他是煙癮的緊障過了，且在那裏休息鳴蟬也疲的懶叫了，四週完全昏睡。死一般沈寂的夏天。

他那惟一的祖遺的門前，沙礫在發光，灰塵默默。

日頭皇皇的照着。

一九二二年暑假，寫於郭村。



易容奇術（一）



點一先生

有一天晚上。偵探家柏烈和他的夥計丁克衣服都穿得很是華美整潔。到京西一家戲園子裏聽戲。以資消遣。劇終客散。這兩人也跟着一羣人出來。丁克道。好戲呀。柏烈道。這齣戲很是耐人尋味。吾如今還不想回家。吾們索性作個通宵之遊。說時。忽聽他的手表道。唉。吾的手表停住不走了。丁克道。手表往往如此。忽又失聲道。唉。吾的表被人竊去了。柏烈聽說。大笑不止。以爲丁克驚訝。竟會有這般失竊的事。覺得有些好笑。抬頭一望。忽見附近人叢中有一位年輕貌美的女郎。裝束入時。一把抓住一個身材短小的男子。嚷着道。吾瞧見你竊取那少年的表。那竊賊將要脫時。被柏烈伸出一臂來。將他擒住。女郎道。他已將表放在衣袋裏。只是城裏人並沒比吾們鄉人機敏啊。柏烈一手牢牢擒住賊徒。一手探入他的衣袋內。果然取出一隻玲瓏燦爛的金表來。笑向丁克道。少年人。你的金表在這裏了。那時有個巡捕走來。柏烈便和他招呼。將賊徒交給他道。這是個攪袋賊。謝謝這位女郎。一個金表沒被竊去。巡捕道。吾認識這賊徒。你們將依法起訴嗎。柏烈點點頭道。吾以爲這位女郎的姓氏不必牽涉在內。女郎聽說。提出抗議道。何以呢。吾不怕京中報紙上紀載着。說有一村女到城裏來提賊。吾姓桑名亞美。住堯克縣的赫德鎮。現寓派利飯店。離這裏不遠。柏烈道。那麼吾們再到貴寓奉訪便了。吾知丁克因金表失而復得。還要謝謝你哩。女郎忽伸手一指道。吾父親來了。又低聲說。他又在和那可怕的野獸講話哩。語聲雖低。已被柏烈和丁克兩人聽得清楚。忙向女郎所指處抬頭望時。卻遠遠見有二人站在那戲園子的階沿上。其中一人身材高大。年紀不小。衣雖華美。卻不免帶些鄉氣。尤其觸目的是他一個鼻子。生得形狀很是怪異。他的同伴。就是女郎所謂可怕的野獸。形貌卻又不同。身高而纖。年約四十五歲。臉色黃白。眉目鬍鬚都黑。好像是個外國人。柏烈等正望時。這兩人便分別。那鼻子難看的老人。忙從人叢中走過來。到了女郎跟前。說吾方才和西伯爾生談話。唉。這是甚麼一回事啊。那時巡捕押解賊徒而去。臨去時。柏烈還說。吾停刻便到捕房來。女郎便替兩方介紹道。父親。這是柏烈先生。又向柏烈說道。這是吾父親桑寧根勳爵。柏烈便向勳爵脫帽致敬。勳爵雖沒脫帽。但握手時也很親熱。女郎又將方才提賊的事向老父訴述了一遍。老人道。柏烈先生。吾女在許多事情上甚有智慧。吾樂聞他能助你們。如今請到吾寓裏喝酒。那旅館內還有音樂跳舞。吾女都很喜歡。也可使他忘憂。丁克向女郎望了一望。心想這位富家女又何知人世間有憂患事呢。柏烈向老人稱謝。便一同走向派利飯店。老人忽問柏烈道。吾的鼻子。你以爲生得怎樣。柏烈道。恕我冒昧。吾沒想到這層。老人道。吾這鼻子也自知不雅觀。但不久便要變換了。柏烈點頭稱可。但心中也以爲這老人

有些古怪。老人又道。吾近和一個朋友談及。據說他擅改頭換面的奇術。就是所謂美容術專門醫家。他應許將吾的鼻子改正。但有一條件。柏烈道。尊鼻也不能算是破相。老人道。這鼻子有些人還要說得不堪。吾鄉有個婦人。吾很有娶他的意思。據他說見了吾這鼻子就要生厭。這婦人便是貝蘭夫人。那時丁克和女郎同走。距離稍遠。女郎道。吾父想必和柏烈先生談他的鼻子這已成爲他惟一的講題。自從西伯醫生說起能將他的鼻子改造使成美觀後。他不住談論這事。那醫生眞似野獸啊。丁克覺得女郎說到醫生。便戰兢兢的。女郎又道。丁克君。你道柏烈先生能救助一個弱女子嗎。丁克回說。想必可以。但女士又有甚患難呢。女郎道。吾且和他一說。他或能助我。這其間沒有刑事關係。但有心碎罷了。丁克點點頭。一會已到派利飯店。裏邊音樂大奏。正開着跳舞會。熱鬧非凡。女郎拉着丁克到跳舞場。同舞了一會。女郎興致很高。似已忘却人世間有甚患事了。桑雪根勳爵進了旅館。除了外衣帽子。只是對鏡自照。將鼻子左右上下的扭轉。柏烈瞧着覺得甚是有趣。勳爵道。貝蘭夫人。喜歡的是正鼻。據西伯醫生說。無論何種式樣。他都能改造。貝蘭夫人只不喜吾這天生的鼻子。柏烈道。吾以爲天然的不宜改動。只要身健而心好。其他又何妨呢。勳爵道。請喝一杯酒。說着斟滿了一杯。遞給柏烈柏烈接過喝了。那時樂止舞停。丁克和亞美女士一同過來。又談了約有半小時光景。柏烈和丁克起身告別。女士送至大門口。對柏烈說道。明兒早上。吾可以到尊寓奉訪嗎。吾意先生必能助我。柏烈道。女士下顧。無不歡迎。如今吾們還須到捕房去。爲了方才失竊金表的事。須做原告。依法起訴哩。

次日早上。柏烈和丁克正在同進早膳。居停主婦忽報有位女客奉訪。正在樓下等候。可要引他上來。主婦且說。瞧他光景。昨兒晚上他好似沒有睡。蹙蹙的哭了一夜呢。柏烈聽說。忙站起身來道。吾們正盼望他。請他上來就是了。不一會。亞美女士走進柏烈的事務室。柏烈一望便知方才居停說的話不錯。女士昨夜別後已哭過了。女士便說柏烈先生。請助我。吾父只顧自己可改造鼻子。不聽我的話。竟要我嫁給那個可怕的醫生。吾是不願的。柏烈點點頭。似已會意。大概這便是那醫生替桑雪根勳爵臉上施手術的一個交換條件了。便問女士用過早膳沒有。答已吃過。柏烈又說。女士倘將其事的源委見告。或能相助。只我是個刑事偵探罷了。說話間。女將手套除下。柏烈一望已見他手上戴着一個戒指。原來是個訂婚的戒指。女郎道。這戒指是吾未婚夫在失踪前贈給我的。柏烈聽說。鏗起兩耳道。失踪嗎。女郎回說是的。如今人人說他已死。我未相信。他失踪已近半年。他原是吾父的司賬。自從他失踪後。飛短流長。便有人說他的壞話。說他經手的支付工錢賬目。有些不清不楚。吾父雇用的廠工約有二千名。如今別的不提。但有二事。我信以爲確。一則吾的未婚夫。賈木根沒有死。二則他沒有吞欵情事。請君證明這二事。倘君能證明吾那未婚夫沒有死。我對於老父迫我嫁給那醫生的要求。便有法抵制了。那醫生直似瘋狂的野獸。豈是人類。他自以爲擅美容術。應許吾父。能使他成一美貌男子。但以我的下嫁爲交換條件。柏烈道。你們認識西伯醫生有多少時了。答約有一年光景。近來他常到赫德鎮。他起初替吾父親的朋友一位女兒醫治面部傷痕。確有奇效。柏烈道。且問女士。人家何以說是女士的未婚夫賈木根已死。女士又何以知他沒有死呢。女郎默坐想了一會。回說。他雖是個司賬員。平素却喜歡研究化學。發明一種顏料。據說可以革新顏

料業。吾是不明紡織工業不知其詳。吾父却都知道。說這新發明的顏料可以使吾們已衰的呢絨布疋業復振。超過德國貨。但賈木根的新發明。還守着秘密。他在赫德鎮野外租了一所舊村屋。做他的化驗室。有一天晚上。西伯醫生來告訴吾們。說他偶然坐車經過那村屋。忽聽得那屋內轟然一聲。好似爆炸。入內看時。只見那做化驗室的地窖已都炸毁。賈木根人也不見。但見他外衣的一片。認得這外衣是他化驗時慣穿的。女士說到這裏。便頓住了。柏烈點點頭。停了一刻。女士接着說道。但有衣片。自然不能驗尸。人人都說轟炸時。賈木根恰在那屋內。定然被化學藥品炸死了。只我却不相信。柏烈道。但從此以後。你却沒有見過他。他是已和你訂婚的。何由避不見你呢。吾非要破壞女士的希望。與他還活着。只我是個偵探家。要知事實。不能但憑空論。你何以不信他已被炸死呢。女士回說。第一個理由。只因是西伯醫生如此說的。吾所以不相信。柏烈道。那也不可以。但憑偏見。不足爲證。你不喜那醫生。或有理由。：：：：女郎道。吾恨他極了。柏烈道。你可曾知道他的國籍。他在吾國行醫有多少時了。答。據說他是南美洲人。別的却不知道。柏烈道。賈木根是何等樣的人物。答是個美貌男子。說着。從身畔取出一張照片。遞給柏烈。只見其人果似生得一表非俗。年紀在三十歲以內。柏烈又問女士可有他的親筆書和用慣的什物等。答待吾回家後再交給你。如此。你將辦理吾這案件嗎。柏烈點點頭。女似大爲欣慰。正在這時。室門忽呀的一聲開了。居停主婦報稱有兩位男客在樓下求見。女士便說。吾出外時。曾留言說吾到這裏來。這定是吾父親來了。昨天晚上。吾曾和父親爭吵。說吾將請一位偵探助我尋找賈木根以便和他結婚。那醫生正說話間。柏烈忽縐眉道。唉客來了。只見當先進來的一人便是桑寧根勳爵。一見他女兒便說。女孩子家來此訪甚麼偵探。吾是不喜的。你沒了娘。便沒有人領導你了。女郎道。父親。兒曾留言。說要到這裏來。求這偵探家柏烈先生相助。他還要到吾鄉去助我偵查哩。那時和勳爵同來的不是別人。原來就是西伯醫生。聽了女士的話。便走上前一步。說道。恕我冒昧。像你這般美妙的姑娘。求這大偵探家相助做甚呢。女士回說。以便自救。不嫁給你。那醫生還說別的。却是西班牙話。只有柏烈和丁克懂得。柏烈因道。女士姑且跟隨父親回去。以免在此爭吵。女士方才所說的話。吾再考慮。說畢。勳爵扶着他女兒告別柏烈開門相送。女郎眼望柏烈。似還要有問。柏烈點點頭。似已會意。醫生也跟着同去。（未完）

買東西

醉癡生

「你買什麼東西。」「我買此東西」此尋常問答之詞也。東西二字。由來已久。究不知其義何居。然時至今日。余始恍然大白。蓋所買者。無非東洋貨西洋貨之類也。買東西一語。遂成語讖。可爲浩嘆。故吾人勸人買東西。不如買南北。（南北者。南貨北貨也。）猶得挽回利權於萬一耳。一笑。

國聞通信社

（徵求各地民生疾苦之新聞）

國聞通信社爲國人經營之唯一通信機關○平日以靈敏的手腕○進取的精神○搜集各方消息○供給全國中西各報之取求○創辦迄今○六年於茲○聲譽卓著○信用昭孚○茲鑒於年來國事蜩螗○民生疾苦○或創於兵○或困於匪○或凜暴力之相迫○或苦苛政之難除○沉溺水火○欲訴無從○用是廣爲搜求○凡此項新聞投稿○均當極力宣傳○俾憂時愛國之士○得藉此研究治理之源○區區微衷○當爲國人所共諒○如蒙投惠○請寄上海總社編輯部○自當代爲刊布○

通訊欄

金羅慘事述感

周樹三

記者足下：

昨見貴報三卷四十七期上，載有飽寄「血濺鴛鴦」一文，閱畢殊深怪異，蓋其紀述之中，謬誤滋多，本會現正辦理一切善後事宜，不暇指摘，惟見蘇友周君，曾作「金羅慘事述感」一篇，尙符事實，茲特附入寄上希並刊布，以實是非，爲荷！順頌

著安，金羅慘事善後委員會十二月十五日

原來愛的作用，我以爲是一個人把他個人的生命，極力保護而望生存的。例如親愛其子，就要撫養其子的生命；這種撫養，當然是由愛裏出發，才能做到的。所以男女間的愛，也是雙方互合，各各冀其對手要生存，各有惟恐或失的過慮。苟不如此，便不能說是眞愛。可是單就男女間的愛來說：誰都知道同時又各存着猜疑的，妒忌的，過慮的，恐懼的；彼此間的密切，又各不容屬人它移別物——第三位人的，然而如此，也就可以說是愛力偉大的反映。於是愛的力量，所以人就承認牠能左右人的生死和運命了。

照此看來，我們覺得有人殉愛而死者，或者要他所愛和他同死者，並不算回奇怪事。因而前天我對金拓君殺其愛人羅弗英女士，當又自殺的慘事，雖很覺得可惜，可憐，可哀，而又可慘！但我當時並沒有甚大感想。不過後來我既聽到他們間的愛之過程和死因，却乎使我驟然的感到：這並不是金羅間的偶然勃發的問題，乃是現代中國社會的問題；我以爲今還是蹙眉蹙額，站在十字街頭上，到底不知向那走的男女青年們，雖然他們還未演成金羅今日的慘劇，確乎他們已覺受到痛苦，猶悶，感傷，懊喪，和悲哀，已經超過金羅之上的，不知有多少？因之我又覺得此問題，實有大家公開討論的必要。

我且先把金羅事實，略爲介紹一下：

金女士是安徽人，來到東京留學，已近一年，平常以伊長于跳舞故，大概留東同人中，誰都能道其姓名。我于本月十五日在東京各報夕刊上，看到這一段記事——「十五日午前八時，小石川區白山御殿町一一五，中華女子寄宿舍：：有個中國青年，訪見羅弗英（二〇），羅會其于應接室，談約十餘分鐘，突起悲慘之聲，聞于室外。于是同舍者，馳前視之，則見羅已喉斷氣絕；而男頸部，也是鮮血淋

淚，奄奄待斃。檢其身之遺書，才知他是羅的未婚夫金拓（二十一）：：：」──很覺慘然。次晚我到他們同鄉劉，路等君處，看見劉君正在案上草着金羅慘殺報告書，已成萬言，尚未完了。這個如已發表了，大家便能知道很詳細。

並且據說他倆因有家庭特別的關係，在七八歲時，業已同居，那時兩小無猜，感情極好，于是金的父和羅的母，也就默許其為將來的小夫婦。後來年齡漸長，情感亦加，更因他的父和伊的母，雖然沒有把他倆人正式定下婚約來，但在早晚窺察其態度，却總助長他倆超過朋友間或兄妹間的愛情的。這據金君老早對人說，他們的愛，早把靈肉融成一片了。所以自從羅女士到東京來，誰都知道伊已有了愛人或說未婚夫，羅也沒有對人否認過。

從前關係，既然如此。趕到金君也得省政府派出留日，拿他皖省特別分發每月每人四十八塊銀餅時，將要東渡，忽然羅女士也要出國。當時金君，既不能夠拂伊意，又無力並能維持，只好託人介紹謀個新加坡的小學教員當，好把這筆官費讓給他的愛人羅女士領用。但是處在物價高昂的東京市，每月四十八塊錢，那裏能夠用？所以他在南洋苦得幾個錢，還是按月寄來，補助伊，伊也很高興的常常寫信去問慰他。並聞有回信內伊對他說道：『隨到那一天，你也要把我愛啊！我的心的世界上，祇容有你一個人，我不能够不來唯一愛你的！：：：』

不久，大約羅女士的態度，真的有些變化罷！然而在經濟關係上，伊還沒有對他表示過不受。今年秋天，或者他因愛伊過甚而又不放心，忽也跑到東京來。但他還是和他幾位同鄉合住的，惟于早晚和伊來談說，當然比不得普通泛泛的社交。可是羅女士到此時，一方面和金君，雖還照常的周旋；他一方面，更和一位記是姓何的，信談面晤，格外起勁。若不是他兩人的心愫，沒有一天沒有交換的。這樣頻頻的往來，如何能叫金君不知道，不懷疑，不妬嫉，不懼慮，不追問？而伊對他，依然裝作無其事。惟獨聽說伊的色笑間，已經不能保持其常態，多少有些冷淡了，如何不叫金君更着急？

何羅間的愛熱，到何程度？我們且不追究牠。但聽金君決殺的以前，却也費過不少躊躇的。就是他曾想出兩種主張來，和他同鄉說，可以不見他的愛人，到底被人奪去的。其一個是：即行帶伊回國，此時還能做得到；又一個是：買把快刀，先解決伊，回再自殺！可是上一種主張，至少要有二百元現金，才能到家，恨沒有人能帮他設法；他就只好實行下一種主張──跑到死的路上了！我到題外，還要怪他幾位合住的同鄉，看他最近已到患了神經病似的，坐臥不寧，言多激烈，還於十四晚間，為了整夜信──絕命書，他們是該讓他次晨已到七八點鐘時，跑出去殺人！自殺？何况他的殺人刀，還是他的最要好的（？）一位同鄉替他買！簡直這般人看人命，當做兒戲吧！

死者──羅──已矣，傷者──金──將愈。這樁慘事，既然歸到法律問題上，將來如何，那也祇聽法律去裁決。惟昨我又聽到金君消息：說他自甦醒了以後，憤慨尤甚！業已決心『辭殺』了！至於起訴方面，恐怕牽涉尤多，畢竟如何？且不說到。

事實經過，大抵如此。現在我再來把留東界的論調，撮述一斑

有些人說：『我們現在，乃是「戀愛自由」的時代。所以我們當把「戀愛」二字，看成流動的，不是凝固的。就是愛要隨心之所欲，想愛那個，立刻就可愛那個；同時對他或伊以前所愛者，儘可宜有就不愛！並不能以什麼禮敎來責罵！如此方是眞正奉行戀愛自由的！因之，我們敢說羅女士，的確是個戀愛自由者，毫未觸犯着罪尤。可惜金君，他還沒有認識了時代，仍抱傳統的觀念，因襲的見解；逞那男性橫暴的態度，使那獨斷野蠻的手段；直是人類的惡魔，女性的公敵！這樣摧殘女性，蹂躪女性，侮蔑女性，強制女性，雖然他也自殺，尙有幾分可以原諒他，但究不是新道德下所能容恕的！死固不足以同情，生則還當要受法律的裁判云云。』

又有些人說：『雖在戀愛自由時代中，愛和恩義是並行的，不是背馳的！如果旣受人恩惠，還受人恩惠而未之辭，忽把人的愛覺無視而至於不顧，那很是忘恩負義，並可以說是折白——詐騙的行爲！再看金羅戀愛的過程，金是如何不辭艱苦愛羅的？金是如何傾其全力愛羅的？如果羅就不受金的愛，並說伊也未愛金，則他倆人怎能演出肉體的關係？而金怎能如此舍己而爲伊？更說羅如要到留學界中揀選較好的對手，那就不應受金的接濟！到了最後還受金接濟！稍微切實點考察，我們只覺金的愛情是濃厚，愛力也偉大，愛素也純粹，愛度也熱烈，愛的結果更是有價值！而羅却乎不知什麼叫戀愛，只知那個錢多就去愛那個，或說喜愛錢多者的愛！如此要說伊是奉行戀愛自由的，那末，大凡身爲娼妓的，總是戀愛自由的健者！我們雖認戀愛自由是高尙，宜實行，但不希望照羅這樣行，因爲這是誤解戀愛自由的。假設照此普行吧，結果必更使得人類愈悲慘，社會愈紊亂，絕不能夠增進幸福的云云。』

更有些人說：愛之極處是混無一切的，愛之盡處就是死。這樣殺其愛者而自殺，祗覺其人之可敬，並不應處什麼罪。反對此者，就說眞愛人者當許人自由，不應害人！大概這也不外是和戀愛自由的主張相同，其他各以境遇的不同，故其所言亦各異，不再多拉，以亂讀者。

最後，再把我自感想，寫點出來：可是我對這種問題，向欠研究，更不知道戀愛，究竟是回什麼事。倘有說錯地方，還希明達之士，多賜指敎！我覺戀愛之事，其與經濟方面，實有至切至密的關係。我們看過金羅戀愛的過程，却因經濟在裏把住作用的，假使金君以前，沒有那樣舍己而讓伊留學，恐怕當時就要破裂吧？就到最後，倘使金君不受經濟的壓迫，怎麼遽忍走入死路呢？嘗聞沒有麵包吃的人，莫想和伊談戀愛，眞是有道理的話。然而我說戀愛和經濟，不是這樣的。如此祗顧男子的經濟，結果還不歸到買賣婚？或者女子愛情，依然還做男子經濟勢力的代價？嚴格的說，女子的愛情，就是男子使用經濟的俘獲品了嗎？要照如此，不獨把女子地位，沒有絲毫的提高，仍舊要爲男子的寄生虫，要爲男子的附屬品，一切還要聽憑男子來支配！就是遇到金羅這樣事件的，還是不得遽下斷言吧？所以我今要說戀愛和經濟，

是指女子經濟而言的。因爲近來，雖然有些人很出力，高唱自由戀愛或戀愛自由要實行，但對女子經濟獨立上，就沒多見有什麼主張，我很抱着遺憾！何以呢？我想無論什麼一樁事，不是專憑理想而不顧到事實的。試問自由戀愛或戀愛自由，雖是極好，我也十二分同情，可是只曉這個單調子，毫不去努力于婦女經濟的獨立，豈不徒使意志未充的女子，格外墮入悲境嗎？可知一切社會的制度，要想改進那一種，，你如不先下一番考慮，把牠連帶關係都顧到，那眞不免害多利少呢！總之一句話：在今時代，自由戀愛或戀愛自由之事，是要尊重而予提倡的，同時對於女子經濟獨立的問題，更當快求解决的辦法。非得如此，不足以使靑年慘劇之減少，女子自主之實現！謹此拋磚，藉以引玉。

一九二六，十一，二九，於日本，東京，

國外奇聞

（可　大）

（一）老壽星闘雕　俄國哥薩克城中某醫院。近來一老人就醫。自云年已二百〇五歲。聞者異之。然老人所藏一切契據。如少年時之婚約等類。皆可作證。並云自喪偶後。並未續娶。已鰥居一百三十二載之久。有一子。年十九而亡。一女年八十五而亡。老人壽雖奇長。精神則甚矍鑠。近因雙足乏力。不良於行。故至院就治云。

（二）科學家逝世　最初發明愛克司光線之科學家英國柯爾愛博士。近在倫敦逝世。查博士於試驗該光時。左手曾爲電所傷。因而割去。但博士並不灰心。仍然繼續試驗。近忽患病。以致不起。聞者咸悼惜之。英政府聞其噩耗。念其發明之功。特授以終身之俸。以贍其家屬。

時人彙誌

靳雲鶚

靳雲鶚。字薦卿。爲靳雲鵬之弟。山東濟寧人。民國九年爲陸軍第八混成旅旅長。十一年。與馮玉祥胡景翼共擊趙倜於河南。由是爲吳系健將。十二年。爲陸軍第十四師師長。十三年。山海關之役。隨吳佩孚赴戰。兵敗。同吳至漢口。十四年。佐吳策畫。始聯國倒奉。繼聯張宗昌攻河南。十五年二月。佔開封。吳乃復起。任之爲討賊聯軍副司令。旋以有通國之嫌免其職。湘鄂戰興。復起用。及敗退鄭州。任爲前敵總指揮。十二月。吳以其逗留不進。再免其職。使田維勤等擊之。

中華滙業銀行

資本金　金一千萬元

公積金及前期滾存　金三百一十萬餘元

總　行　北京戶部街

分　行　北京戶部街　上海福州路　天津大沽路

總行電話　總理室及秘書課　東局　四五九九
專務理事室及業務課　二九六九號
計算課　文書課　二九六七

京行電話　總經理室　東局　二二七四
營業科　三九六九　二二七八號
出納科　二五七四
文書科　三三〇八

本銀行奉財政農商兩部註册有發行鈔票之權專營國內外滙兌辦理各種存放跟單押滙賣買生金生銀以及銀行一切業務所有通滙地點開列如下

國內　上海　天津　漢口　靑島　福州　厦門　汕頭　廣州　香港　長春　奉天　大連
哈爾濱　安東縣　以及內地各城鎭

國外　東京　橫濱　大阪　神戶　兵庫　京都　長崎　名古屋　門司　函館　小樽　福岡　廣島　台北　朝鮮京城　元山　仁州　釜山　倫敦　紐約　新加坡　孟買
舊金山　並歐洲澳洲各大埠

總　理　章仲和

專務理事　小林和介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定價表

每冊[illegible] 每季十三期、半年廿五期、全年五十期

[illegible] 五分 [illegible] 三元六角 五元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半分至一角者為限

郵費表

[illegible]

廣告價目表

[illegible]	四期	十二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本報[illegible]

在[illegible]本報[illegible]一份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總發行所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illegible]大[illegible]館

分售處

本埠 [illegible]

日本 [illegible]

台灣 [illegible]

上海 [illegible]

北京 [illegible]

[illegible]

看本報本年如何

本週爲本報第四卷開始○同人本進取之精神○對內容外觀○均當積極改進○茲所決定者○第一○多選國內著名雜誌名貴之作○俾讀者得此一册○勝讀其他雜誌○第二○對於長篇參考資料○另刊附錄隨報附送○俾週報篇幅○不爲長篇文字所佔而減少趣味○至於讀者對本報如有意見發表請逕函編輯部○無不酌量容納○以期改進○專此布聞○敬希

台鑒

國聞週報社敬啓